DS
734
.C8
v.15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後梁紀

交臣碭山人封梁王唐哀帝天祐四年禪有帝都洛陽凡二主共十七年

太祖皇帝 名温僖宗賜名全忠即位後更名晃在位七年有開平乾化二號爲者久珪所弑

末帝 名友貞更名瑱太祖第三子之位十一年有貞明龍德二號

節錄名臣言行錄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後梁

王彥章　崔沂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

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鬭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鎭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閒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

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泣曰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

凝爲副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

河各行一岸每舟楫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側而惡岩等所爲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岩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岩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岩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

勝敗之迹岩等劾有司劾彥章不敬勒還第唐兵攻兗州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禽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

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使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贈太師歐陽子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

崔沂字　　人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鬬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始肅

後唐紀

朱邪姓沙陀人唐賜姓李成梁稱帝爲邑主共十五年都洛陽

莊宗皇帝 名存勗晉王克用子在位四年號同光爲伶人郭作謙所弑

明宗皇帝 名嗣源更名亶本胡人克用養子初監國魏王繼岌死乃即位在位八年有天成長興二號

閔帝 名從厚明宗子在位五月號應順從珂廢爲鄂王而自立尋弑之

廢帝 名從珂史稱潞王明宗養子本王姓在位三年號清泰

節錄名臣言行錄目錄　　語村朱桓抽存編輯

後唐

郭崇韜　周德威　趙玉　王晏球

鄭遨　裴約　姚洪　康澄

李懌　張承業　張居翰

郭崇韜字　代州鴈門人

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才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參管機要知祥外任舉崇韜自代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鎭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樞密使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出戰爲所敗莊宗問計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

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於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

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莊宗患之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亾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接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眞天亾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

也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樞密使如故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伶官宦者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爲宣徽使旣又罷其內勾使之職紹宏怨望側目崇韜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

天子又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號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

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畢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賢俊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上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上欲以崇韜鎮汴州。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上苦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者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宮家曾無避暑之

所止乃令王允平別建一樓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
嘗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上乃使人
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
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之中而不勝其熱何也對曰陛
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家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
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
繁暑坐變淸涼上默然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
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
入河南令羅貫爲人强直爲崇韜所知正身奉法不受
權豪請託伶人宦官有所求請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

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
后與伶官共毀之上含怒未發皇太后將葬坤陵陵在
壽安上幸陵作所道濘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
崇韜諫曰貫罪不至死上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
夕往來橋道不脩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
當具獄行誅於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
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上曰貫公所愛任公裁
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上自闔殿門崇韜
不得入貫竟死明年位蜀議擇大將衆舉李嗣源而崇
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

還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繼岌國之儲副。未立殊功。請以爲都統成其威名。上曰。幼兒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事悉以委之。至蜀。王衍迎降。崇韜素嫉宦官。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及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

鑾輿之域乎此非子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請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至是上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府庫之籍上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因言蜀之珍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上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以告劉后劉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沒其家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

銜命遣使者以唐威德諷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

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戰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攻燕晉遣德威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梁軍舍燕攻潞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莊宗

即位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從莊宗復擊梁軍破之與李嗣昭歡如初以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兵擊趙趙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救之莊宗自將與德威會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精兵人馬鎧甲飾以錦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

甲之值数十千待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嘗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梁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

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艘以爲浮梁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横亙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眞吾之勝地也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其軍曰梁

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遣德威擊破之以功拜盧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常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德威自幽州以千騎躡之馳據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鋭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其後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於河上至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

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係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糗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衝盪擊斬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聞之持諸將大慟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即位贈

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

李懌字　京兆人

少好學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事唐復爲學士遷尚書右丞承旨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

趙玉字　人

趙玉者橫海軍節度判官呂兖客也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以兖爲謀主守文敗死守光殺其子延祚及兖怒兖族其家兖子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毋枉殺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游學汾晉間莊宗鎭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累官御史中丞事晉爲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士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元[illegible]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

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與李振故善振後仕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鈎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又貨遺之遨一不受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絶而篤愛其身者與然遨好飲酒奕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於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夫石門荷蓧之徒異矣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聞宮中奏時

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元先生後不知其所終歐陽子曰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

裴約字　　人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於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

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儿逆耶顧符存審曰吾不惜一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姚洪　字　人

姚洪爲唐指揮使將兵戍閬州兩川節度使董璋反密遣人以書招洪洪投諸圂成陷璋執洪讓之曰爾爲健

見我遇汝厚奈何負我耶洪罵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罵不絕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王晏球 字瑩之洛陽人

爲人倜儻有大節事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明宗時字州刺史王都反招契丹將禿餒萬騎同入寇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

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撾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契丹死者過半攻定州久不下明宗遣使促之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都將以城降都自焚死擒禿餒斬之晏球爲將有機畧善撫士卒在軍中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賊未嘗戮一卒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以功拜太平軍節度使累官中書令

康澄字

澄爲大理少卿上疏論事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問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優詔獎之

張承業字繼元

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

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注后夫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

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温之賊蒙晉厚恩

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栖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

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国家之讐而復唐之
社稷今元凶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
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
不然梁唐晉之讐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
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
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
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
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
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
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歸太原

不食而卒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

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而明宗軍變於内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

居翰以爲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歐陽子曰宦者之爲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後晉紀

石姓沙陀人唐明宗壻與契丹約爲父子滅唐而自立都大梁凡二主共十一年

高祖皇帝名敬塘在位七年號天福

出帝名重貴高祖姪大臣立之在位四年號開運爲契丹所虜

節録名臣言行錄目錄　　涇村朱桓拙存編輯

後晉

桑維翰　沈斌　王清　吳巒

李濤

桑維翰　字國僑河南人

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爲河陽節度使辟掌書記唐潞王清泰三年徙高祖爲天平節度使爲受命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維翰獨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則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

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上意遂決因使爲書求援於契丹契丹許之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服從而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上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天雄

節度使范延光將作亂會上謀徙都大梁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延光引兵東掠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及延光攻汜水上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不如待之不可輕動乃止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爲契丹所逼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

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上意未決維翰疏諫曰陛
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
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
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
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
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
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
則彼至臣恐禁衞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
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
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

釁端既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則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上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夢醒矣八年出帝立拜侍中開運元年以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承制命指揮節度使十

五人會兵以備契丹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時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使李彥韜挾恩用事惡維翰數毀之上欲罷其政事李崧劉昫固諫乃止順國節度使杜威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見所部殘敝累求入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入維翰曰威捨常憲恃勛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上不悅乃以足疾辭位上自陽城之捷驕侈益甚賞賜優伶無度委政馮玉維翰諫曰向

若陛下親御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銀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上疾維翰白太后請爲皇帝擇師傅帝疾愈知之怒馮玉譖其有廢立意乃出爲開封尹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杜威爲所獲朝廷與軍前聲聞兩不相通維翰求見言事上在苑中調鷹鷂不見與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責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及克京師遣張彥澤遺書使此兩人先來帝以維翰

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契丹因譖彥澤圖之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兵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之維翰行過李崧立馬而語軍吏白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李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有艴色彥澤

使人縊殺之告契丹主曰維翰自縊契丹主命厚撫其家

吳巒 字寶川鄆州盧縣人

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虜彥珣城中推巒主州事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歸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召巒爲寧武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河北諸州皆警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遣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

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愛之牙將邵珂性凶悖顛自效巒推心待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力戰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投井而死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

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從高行周攻之先登破之開運二年從杜威戰陽城以功加檢校司徒是冬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以精騎出晉軍後斷晉餉道清謂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於此

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是時威已有異志不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漢高祖立贈太

李濤字

天福七年濤為刑部郎中時彰義節度使張彥澤貪殘兇虐濤等伏閤上疏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勅削階

降爵濤復與兩省及御史台官伏閤奏請論如法上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声色俱厲上怒連叱之濤不退上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彥澤罪若可容不知范延光鐵劵安在上怒起去開運二年彥澤降於契丹入京師大掠濤時爲中書舍人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後漢紀劉姓沙陀人都大梁凡二主共五年

高祖皇帝名知遠更名暠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山帝破虜郎皇帝位號天福十二年明年稱乾祐元年在位

二年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子在位三年仍號乾祐

後漢紀

劉姓沙陀人都大梁凡二主共五年

高祖皇帝名知遠更名暠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出帝被虜即皇帝位號天福十二年明年稱乾祐元年在位二年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子在位三年仍號乾祐

節錄名臣言行錄目錄

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後漢

劉審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知書通於吏事。唐莊宗以爲從事後爲范陽鎮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改慈州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晉高祖即位以爲戶部度支鹽鐵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衞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民更鑄遷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漢高祖即位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州

人詣闕上書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祀詔從之贈太尉起祠立碑馮道曰吾嘗為劉審交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眾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後周紀

郭姓邢州人都大梁凡三主共十年

太祖皇帝 名威在位三年號廣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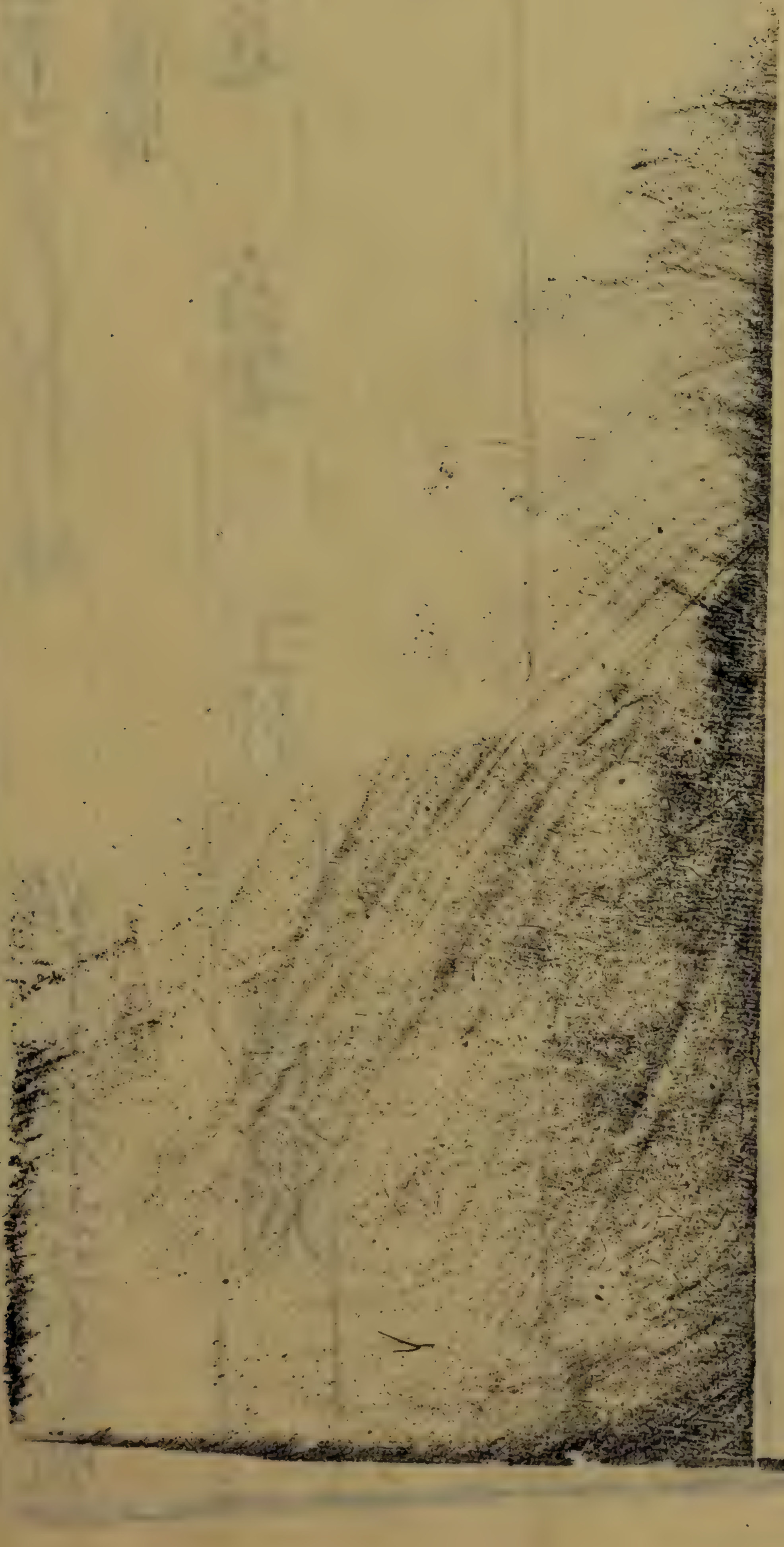
世宗皇帝 名榮柴太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子養以爲嗣在位六年號顯德

恭帝 名宗訓世宗子年七歲嗣位半載遜於宋

節錄名臣言行錄目錄　　　浯材朱桓拙存編輯

後周

周行逢　高錫　王朴　高行周



周行逢字　武陵人

行逢武陵農家子少貧賤多慷慨大言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馬希萼爲軍校與進逵攻潭州逐其節度使邊鎬遂取湖南拜行逢集州刺史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諸將欲召溆州酋長苻彥通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劉瑫爲西境鎭遏使以備之顯德元年拜行逢爲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指揮潘叔嗣殺進逵還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

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太忍殺耳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儉約自厲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執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撾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

計數善發隱伏。然性猜忍。果於殺戮。其妻諫之不聽。乃之村墅。嘗居以老。後行逢亦爲少損。其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材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保權立。文表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

於朝廷亦命師璠討之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軍士皆奮然自效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初保權之亡師也宋太祖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於京師

高錫字

世宗違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聰明睿知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

公正有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不從

王朴字　　人

顯德二年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北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

也貴不以君臨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强弱然

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未必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

遠矣上納之以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遷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上征淮以朴留守京師遷樞密使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陰陽歷律之法莫不通曉詔校定大曆乃撰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又詔考正雅樂朴疏曰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夫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

心而声成於物物声既成復能感人之心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径三分為黃鍾之管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推用声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声以次設柱為十二律及黃鍾清声旋用七律以为一均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角羽変宮変徵次焉發其均主之声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乱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此法久絶出臣獨見詔從之至今用之不可変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皆如朴言顯徳六年李上臨其喪大慟数四贈侍

中。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

宮天平節度使勇而知義功高不矜策馬陷敵叱咤風

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

附巾幗名臣目錄

晉主劉知遠夫人李氏　李肅妻張氏
周行逢妻鄧氏　王凝妻李氏

晉主劉知遠夫人李氏

天福十二年晉主還至晉陽議斂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晉主從之中外大悅

李肅妻張氏

漢高祖時李肅爲左驍衛上將軍魏州人趙思綰求爲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

長安肅在城中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因說其歸朝思綰乃請降於漢

周行逢妻鄧氏

周顯德三年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其妻鄧氏性剛決善治生常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之村墅營宅以居歲時衣青裙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率僮僕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

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耶今貴矣安得遂忘隴畝間乎行逢强邀之歸不可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一旦禍起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爲之少損

王凝妻李氏

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戸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節錄奏疏書議

李琪請罷折納紐配法 同光三年

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疏曰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若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上勅從之而不能行

李琪請樞前即位疏 同光四年

莊宗崩明宗監國羣臣請改國號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舊君吾

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卽位之禮明宗以爲然

馮道對明宗 天成四年

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對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帝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對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請選重德輔太子疏天成四年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史館脩撰張昭遠曰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嫡庶

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倖覬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賜軍士緡錢對　清泰元年

潞王從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萬緡至是帑藏空竭。命有司百方斂民財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對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

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亾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上以爲然

中書舍人竇儀陳時政疏 顯德四年

疏曰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

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名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屢詔聽民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

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威靈所加前無强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上善之

偏方割據諸國

吳　楊行密

南唐　徐知誥滅吳後改姓名李昇

前蜀　王建

後蜀　孟知祥

南漢　劉隱

楚　馬殷

吳越　錢鏐

閩　王審知

南平　高季興

東漢 劉崇更名旻 他本作北漢

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惟楚吳越南平常用中國年號今據五代史世家前後編入

吳

楊行密 字化源廬州合淝人唐僖宗中和間淮南節度使高駢以爲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以爲刺史光啓三年駢爲畢師鐸所執行密將兵入援攻克廣陵三年自稱淮南留後昭宗龍紀元年克宣州取潤州詔爲節度使既而克滁和取常楚廬歙舒泗濠壽漣水蘇昇州昭宗天復二年賜爵吳王建國揚州卒諡武忠

渥 行密長子爲張顥所弑立其弟隆演

隆演 行密第二子改元武義明年卒弟溥立

溥 行密第四子改元順義唐明宗天成二年稱皇帝改元乾貞又改太和改天祚晉高祖天福二年禪位於徐知誥自行密至溥凡四主共三十六年

名臣嚴可求

張顥遣其黨弒主集將吏於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厲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也不肯爲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詞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

敢奪遂羲隆演即位顥出徐温鎮潤州可求說温曰公舍牙兵而出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禍立至矣温驚曰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請為公圖之乃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邀顥從諸將詣温可求瞋目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温謝曰苟諸公見容温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温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

見其詞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鍾泰章等壯士三十八斬顥於牙堂暴其弑君之罪吳王以可求為楊州司馬溫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宿衛將馬謙李球刦吳王登樓發庫兵討知訓知訓將出走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閉戶而寢府中稍安朱瑾適自潤州至擒謙球斬之可求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知誥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

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乃請吳主即吳王位。改元武義。以可求爲門下侍郎隆演卒溥立以爲右僕射唐遣使以滅梁告徐溫懼問可求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牋表溥稱皇帝以可求同平章事

南唐

李昪 字正倫徐州人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以功拜昪州刺史楊溥太和三年以中書令鎮金陵晉天福二年改國號唐改姓名李昪改元昇元在位七年卒子璟立

璟 初名景通昪長子改元保大又改中興周世宗伐唐唐軍屢敗多喪其地於是盡獻江北之地於周歷周南諱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宋太祖建隆二年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而遷之景卒子煜嗣位於金陵

煜 景第六子宋太祖開寶八年命曹彬等伐之煜降至京封違命侯自昪至煜凡三主共三十九年

附 南唐主李昪

爲人温厚有謀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唐主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後爲行軍副使庶政皆待决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寛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蠲租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江淮之間曠士盈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吳太和三年以中書令鎮金陵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等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伎取樂器焚之晉天福二年改國號唐改元昇元

羣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耶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謀共取楚分其地不許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勤於聽政以夜繼日不

復宴樂欲以長子璟爲嗣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遏可爲嗣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事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

名臣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

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以爲淸淮軍節度使鎭壽州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

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皆入於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淮淝暴漲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齊王景達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廣陵光州舒州泰州泗州諸守將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景君臣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illegible]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

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已病甚不知人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遣使祭弔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李景聞之亦贈太師歐陽子曰語曰世亂識忠臣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曰王彥章曰裴約曰劉仁贍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歎

哉可勝嘆哉

孫晟字　密州人

如學有文詞尤長於詩嘗畫唐詩人賈島於屋壁晨夕事之謁唐莊宗於鎭州以爲著作佐郎後奔吳時李昪方招文學之士得晟喜其文詞使爲教令引爲計議多合意以爲中書侍郎時馮延巳爲齊王掌書記性傾巧嘗[illegible]謂曰公有何能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詼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耶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齊王璟嗣位以晟爲司

室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於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旣行知不免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也旣至世宗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臣爲宰相豈可敎節度使外叛耶世宗釋之周將張永德李重進不相悅唐主聞之以蠟書誘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孫晟與使者鍾謨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臣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蠟書召晟

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耳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唐主聞晟死贈魯國公後世宗怒解頗憐其忠節悔殺之

李延鄒

延鄒爲濠州刺史郭廷謂參軍廷謂欲降命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殺之

張彥卿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率衆拒戰矢刃皆盡舉繩床以鬭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柴克宏

吳越兵破常州柴再用之子都虞候克宏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未嘗言兵至是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

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駡之衆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宜潤都督燕王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畧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夕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趨常州徵古復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匡業至克宏尋之甚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李建勳

仕唐爲司徒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亾貴人冢無不發惟建勛冢莫知其處

巾幗名臣劉仁贍夫人　氏

仁贍子崇諫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救之不許復使人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殺之然後成服將士皆感泣

前蜀

王建 字光圖許州舞陽人少屠牛盜驢販私鹽後爲軍卒迎僖宗於蜀官田令孜養以爲子文德元年爲永平軍節度使攻克邛蜀取成都彭州梓州興元洋州興州昭宗天復三年封爲蜀王復取夔忠萬施等州明年梁滅唐建亦稱帝治成都國號蜀建元武成又改永平改通正改天漢國號漢明年改元光天復號蜀是年六月卒子衍立

衍 建之子原名宗衍改元乾德又改咸康君臣流湎不修國政唐莊宗遣兵伐之衍出降唐族誅之凡二世共二十三年

名臣王宗弁

宗弁爲蜀州刺史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後蜀

孟知祥

字保胤邢州龍江人初事晉王為中門使遷馬步都虞侯唐兵破蜀以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營七萬餘人有王蜀之志東川節度使董璋叛知祥攻破之併有東川長興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稱帝建元明德是年卒子昶立

昶

知祥第三子既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改元廣政少年不親政事務為奢侈淫佚將相驕蹇值晉漢之際中國多故安據一方周世宗屢征未下宋太祖還王全斌等伐之昶降至京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凡二世共三十三年

附

後蜀主孟昶

昶嗣位多采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唐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

南漢

劉隱 上蔡人父謙爲封州刺史謙卒士民百餘人謀乱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代其父爲封州刺史昭宗乾寧三年爲清海行軍司馬天祐二年拜節度使梁太祖以爲南平王遭世多故立功嶺南遂有南海封南海王治廣州是年卒弟龑立

龑 隱之弟原名巖梁貞明三年稱帝於廣州國號越建元乾亨明年改國號漢改元白龍采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改元大有明年卒子宏度立

宏度 龑長子更名玢改元光天驕奢好殺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其弟宏熙弑而代之

宏熙 宏度弟更名晟改元應乾又改乾和卒子繼興立

繼興 宏熙子更名鋹改元大寶年少昏然委政官乜宋太祖命潘美伐之鋹出降至京封恩赦侯自盟稱王凡五主共六十三年

楚

馬殷

字霸圖許州鄢陵人少爲木工繼爲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將以材勇聞宗權敗死殷乃攻家章趙潭州殺節度使鄧處位其下推殷爲留後昭宗光化元年知武安留後湖南多爲羣盜所據殷得潭邵二州而已明年取道州又明年取桂州天復三年陷江陵梁初以爲楚王治長沙開天策府置官屬卒謚武穆

子希聲嗣

希聲

殷次子在位二年卒弟希範立

希範

殷第四子在位八年卒弟希廣立

希廣

殷第子其兄希萼攻昭潭州殺希廣而自立爲萼荒淫好殺稱臣於南唐李景其將徐威廢而囚之立其弟希崇希崇亦縱酒荒淫南唐擊楚降之盡遷其族於金陵凡六主共三十五年

名臣王環

楚王殷遣軍使王環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迎戰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拓跋恒

希範奢欲無厭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抱柱相向希範居中重斂於民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聽民

入錢拜官富商大賈布列在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刑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責米無米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日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同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天下笑希範大怒不復見之

仕楚爲天策府學士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周武平節度使周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徐仲雅

巾幗名臣范氏

楚王殷卒其子希廣郎位兄希萼爲朗州節度使怒其自立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趨長沙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其下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王贇部署戰棹大破其兵將及之希廣遣使者

召之曰勿傷吾兄賁引兵還希藝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予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吳越

錢鏐 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兵寇掠二浙鎮將董昌募兵討賊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宏兵寇杭州昌遣鏐破之於越州拜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爲鎮海節度使董昌僭號鏐遣顧全武攻斬之二年兼鎮東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天復二年進越王梁太祖開平元年爲吳越王治杭州唐明宗天成元年建元寶正既而去年號卒謚武肅子元瓘嗣

元瓘 鏐之子既嗣位去國儀用藩鎮法子宏佐嗣

宏佐 元瓘之子弟宏倧立

宏倧 宏佐弟以次立統軍使胡進思恃功干政宏倧欲去之進思作亂廢之立其弟宏俶

宏俶 宏倧之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入朝盡獻其地舉族歸於京師國除自鏐至宏俶凡五主共七十有七年

附吳越王錢鏐

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吏者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及寢疾傳位於元瓘命之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

吳越王錢元瓘

既嗣位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

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定位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吳越王錢宏佐

温恭好禮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宏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閩

王審知 字信通光州固始人家世業農兄潮初從王緒為盜衆廢緒推潮為主攻陷泉州既歸降為泉州刺史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潮節度使潮卒以審知代之梁太祖封為閩王卒謚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 審知子既嗣位自稱大閩國王其弟延鈞弒之而自立

延鈞 延翰弟更名鏻唐明宗長興四年稱帝建元龍啓改永和子繼鵬弒之自立

繼鵬 延鈞長子更名昶改元通文在位三年無道叔父延羲弒之自立

延羲 審知少子更名曦改元永隆稱藩於晉淫虐自恣指揮使朱文進弒之自立閩人殺文進迎延政嗣位

延政 審知子曦以為建州節度使曦為淫虐延政數以書諫曦怒發兵攻之為延政所敗延政乃稱帝於

建州國號殷改元天德曦遇弒閩人殺文進而迎之延政以殷有唐兵未暇徙都福州將李仁達迎雪峯寺僧卓巖明立為帝既又殺之自稱留後吳越誅之唐兵破建州延政降凡六主共三十九年

附閩王王審知

王潮以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而命審知知軍府事朝廷以爲節度使封閩王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唐時世族及知名之士皆依以仕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霆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高季興 字貽孫陝州硤石人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鎭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改姓名朱友讓季興以故得見太祖太祖奇其才補制勝軍使梁開平元年拜荊南節度使乾化二年封渤海王梁亾入朝於唐莊宗封爲南平王門宗天成二年襲取夔州唐兵討之不克明年季興卒子從誨立

從誨 季興子既嗣位謝罪於唐復脩貢職明宗復封渤海王閔帝進南平王治江陵荊南地狹兵門界於吳楚間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奉梁正朔歲時奉貢假道荊南季興從誨掠取其物其後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利其賜子諸國皆目之爲高賴子

保融 從誨子駁軍民無法高氏始衰

保勖 保融弟

繼沖保融子宋太祖乾德元年歸於朝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凡五主共四十九年

北漢

劉崇

漢高祖知遠之弟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與郭威有隙高祖殂威執攻崇選募勇士招納亾命繕甲兵實府庫以爲自全之計隱帝遇弑崇之子贇爲武寧節度使朝議迎立之既在道郭威自立遣兵拒贇廢爲湘陰公既而弑之崇自稱漢帝於晉陽仍用漢年號更名旻遣子承鈞伐周不克歲與周爭戰世宗顯德二年殂子承鈞立

承鈞

崇次子更名鈞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自保一隅宋太祖遣諜者諭之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之笑謂諜者曰爲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立十三年殂養子繼恩立其下弑之立其弟繼元

繼元

繼恩弟改元廣運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使潘美伐之繼元出降封彭城王凡三主共三十年

附　北漢主劉崇

崇雖稱帝於晉陽。僅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石麟十二州之地。嘗謂諸將曰。吾以高祖之業。贇之寃。義不爲郭公屈耳。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國家之讐。至於稱帝一方。豈得已也。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由是仍稱乾祐年號。不立宗廟。祭祀如家人禮

名臣李驤

劉崇聞隱帝遇弑。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公不如疾引兵逾

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殺之及相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驤立祠歲時祀之

DS
739
.C8
v.16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四

宋前集原敘

予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敎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予甞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新安朱熹序

題辭　　張栻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

古虞學林氏藏書

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由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則嘗論
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人無限是
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耳今夫道古而
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下逮村氓負販皆知憑弔往烈
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是者無他志不立
而氣因之也但立志有漸平時無所儀型一旦幾以士
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型於百世之下離前愈
後舍先籍又何賴焉故朱子即宋名臣爲錄而李氏又
續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處
常蹈變櫛比成冊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

既而曰爲人其易如獲舟楫矣書曰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毋以貪濫曰宋先生敝衣蔬食如此毋以賤枉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毋怠思伊川云閒過日月即是天地蠹蒙難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州無幾微不適意傚而習習而安焉則知古人之書蓋直求其在我者耳從而求之笄角之童韋布樸遬之子可以爲聖人徒不則百歲不爲壽三公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苟曰古今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爲恥則古人奚啻接席連步彼悠悠之徒甘心退落者曰我固不爲賢

人耳豈知不學爲人即已非人其去能言之鸚鵡何幾
哉則朱子深切之思又烏能已已也

刻宋名臣言行錄序　揚州版舊序

有宋鉅公碩儒項背相望一言一行可爲後法晦菴先
生懼其漫漶無統爲之輯前後二集以表章先哲垂示
來茲者甚具厥後朋溪先生繼之爰輯續別外三集庶
先生未竟之志合之得七十有五卷號稱完璧矣直指
雲蛟黃公手披心醉積有年祀每出必鐫以自隨至是
研節淮南也重刻之以貽同好而徵余爲序余讀之撫
卷而嘆曰嗟乎人道經緯萬端所從來矣脩身繕性之

方致君理臣之具爾卷舒然纖忽畢載流風扇被映我後人蓋上國勛名固不以巧辭飾行而取哉誠指南之前車已夾之上丹也夫古以準今學以致用故考古者將以畜德匪曰說鈴企賢者將以成材匪曰耳瑱懸一心之鑑集衆賢之長是取材於山挹潤於海也不然辟之隸農即有京坻之粟穀難以望果然之腹矣語有之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君子稱性而出志乎爲我率其所至何必減於古人倘其迷自性之眞源襲已然之陳迹則亦鄭人之置履而信度也其與幾何即兩先生涸研彙毫刿心鉥手而不能已者豈欲

其如斯焉止耶直指公書非聖不讀行非古不遵憲肅風清之暇雅意文教所版行書甚多此其一也觀者孰是可以卜公之所存焉萬歷丁未夏日後學熊兹書

重脩宋名臣言行錄序　應天府學版舊序

朱子旣集名臣言行錄李幼武以爲未備也取中興諸人續之論者復病其多可節後儀平翁亦謂希朱者不僭則妄蹉乎後之學者不法朱子奚法哉且續者濫矣朱子所纂亦未爲全得也朱子首趙則平非夫教人以竊國篡君殺其兄之子與其弟而自爲寵祿計者乎此賈充徐勣之所爲春秋所必誅而無赦而首以爲錄朱

子自書綱目之例又何怪乎續之者曰朱子爲宋之臣不得不云爾桓文豈純節哉春秋唯是之爲錄且因其事以爲勸懲朱子於諸人言行各臚其實抑亦勸懲之義非專取以法也入朝數十人悉以此意衡之敎世之心實苦若夫續之者意在數美非據本傳朱子勸懲之意微矣然卽不續一時忠臣良將磊落掀揭之士俱不獲數亦何以全其爲宋臣之言行也遼國之史豈能不妄而後之君子有取焉蓋因其最著以知其庸庸不足數取之乃所以爲黜此又朱子不煩筆削而卽借後人之心爲公斷者也且朱子非取必純臣爲也纂月名臣

名之藏僞多矣遯世之學斬絕名根潛德弗光原本一問世之轉旋面目不可測識者皆名人也有敗不敗爾朱子豈以名誨天下哉就名破名使知善敗并存初終莫掩學者必求安身立命之處惟究極實地乃爲得耳又豈後之執筆者所能窺測一二歟然則濂溪明道諸先生其於闇意非不近矣朱子何不取以正之而必待續之性命之學標之以名原非朱子意中事況諸子所造亦自不猶統命之名以開道學一徑滋他日之僞朱子弟是也就其意而深求之其名者歟不必名者歟名之爲累者亦既燦然雖不必刪有嚴於刪者矣是書也

殘缺已甚余一然恐遂滅沒而昔人意緒將無所託以傳乃訪一二舊本屬賈君杜明授梓成書焉梓既竣爲揭此義欲共學者審於勸懲無爲名所眩也

崇禎六年三月虔州楊以任謹序

此我友維節楊子舊序也是書故嘗鏤版藏在應天府學日久漫滅幾不成冊維節以進士受學官表章先籍鳩工俻蹶癸酉春訪余於虎邱僑舍以一部貽贈隨商畧可否相期評定屬梓并以國朝名臣錄分任因各舉閒見歷書姓名扁之笥篋盤桓三日別去越明年甲戌維節遂爲古人維節性孝友醇愨長者

平居勤苦未第讀書廬山經年獨坐在官勵精操諸
生不得以贄謁死之日友人相助爲歛嗟乎若國朝
錄成維節郎一人一人數事矣今余以此標分之雜
瞻侯子而宋錄之刻則與令弟朱子培元馬子成之
工旣竣爲理舊序奚啻聞山陽笛經過黃公酒壚也
吳下張采跋

紀事　張采

宋名臣言行錄其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屬紫陽朱夫
子所輯訖自入朝以前厥後李幼武氏繼編凡三續
集約靖康建炎前後諸臣總八卷一別集約中興四朝

諸臣總十三卷卷分上下一外集首系道統次繪朱先
生像題爲道學名臣總十七卷按吏不列勿武傳而序
後集者爲盧陵李居安序勿武集者爲浚儀趙崇硂舉
莫可攷惟序未記寶祐景定知爲理宗時人宜其綜核
斷自寧宗止耳勿武集稱宗人太平老圃者李衡字彥
平江都人服官孝宗朝以廱齋退老崑山爲時大賢郎
彥平推皆流亞歟由是言則寶慶後如西山眞氏鶴山
魏氏以迄死國諸臣先後相望猶闕焉寮及抑豈有善
本藏之名山耶要皆後世人任也卽今行世卷集其應
天府學小版既日久漫漶揚州版差明了然皆訛亂倒

錯令人讀不能句有本文作細註一事未完而卽空白如後集韓琦劉安世兩錄者有裂後數行於前綴前數字於後一卷之中闌移六七紙如後集王安石別集李綱錄者有前則逸後半後則逸前半連書爲一如外集朱文公錄者有遺字及地如別集字文虛中錄遺字如胡舜陟錄者其他疑誤展楮皆是薙就所知識一一較正間卽考補竊於是書謬有微功顧不自量輒加丹黃且致評隲平翁有言非僭則妄余敢乎哉

讀前集　　張　采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乃瑕猶著纇績若程蹤

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膚膚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盖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是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郎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眞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雖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耳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圭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

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即或時有罪遣而卒至臺朝別白撫然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州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瀾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係君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卧者曰惟斯世得高卧耳故朱子前後二集俱

於卷末鎮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而人者又非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邈之心也夫

宋紀 趙姓涿郡人都汴京是爲北宋凡九君得年一百六十有九

太祖皇帝 名匡胤在位十七年有建隆乾德開寶三號

太宗皇帝 名匡義賜改光義卽位更名炅在位二十二年有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五號

眞宗皇帝 名元侃更名恒太宗子在位二十五年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五號

仁宗皇帝 名禎眞宗子在位四十二年有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歷皇祐至和嘉祐九號

英宗皇帝 名宗實更名曙乃濮安懿王之子仁宗無嗣養以爲子在位四年號治平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子在位十八年有熙寧元豐二號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子在位十五年有元祐紹聖元符三號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子哲宗無子立之在位二十六年有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六號爲金人擄去殂於沙漠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子金人入寇遂傳以位在位二年號靖康金人逼之北行殂於五國城

南宋紀 剖應天徙臨安凡九君得年一百五十有四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子在位三十六年有建炎紹興二號壽八十一

孝宗皇帝 名昚太祖七世孫秀王偁之子高宗無子育於宮中賜名瑋在位二十七年有隆興乾道淳熙三號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子在位五年號紹熙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子在位三十年有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四號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在位四十年有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八號

度宗皇帝 名禥太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子在位十年號咸淳

恭宗皇帝 名㬎度宗次子在位二年號德祐元兵入臨安帝北狩死於沙漠

端宗皇帝 名昰度宗長子元兵入臨安楊淑妃等負帝航海至福州奉帝即位在位二年號景炎

帝昺 度宗末子即位於硐州遷於新會之厓山元兵從之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負帝赴於海在位之年號祥興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目錄　少子原本　後裔浯村桓搢存重校抄錄

趙普　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太宗官至中書令卒諡忠獻

曹彬

范質　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進士仕於周相太祖

竇儀　字可象薊州人後晉進士仕於周事太祖官翰林學士

李昉

呂蒙正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人太宗時舉進士官左僕射諡文定

呂端

錢若水

李沆

王旦

向敏中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相眞宗謚文簡

陳恕 字仲言南昌人登進士官三司使

張詠

馬知節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位樞密副使

曹瑋 字寶臣武惠公彬之子以父任簽書樞密院事謚武穆

畢士安 字仁叟代州人登進士相眞宗謚文簡

寇準

高瓊 字 濠州人事眞宗爲檢校太尉

楊億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官翰林學士謚曰文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相仁宗謚文康

王曾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第一相眞宗仁宗謚文定

魯宗道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謚簡肅

蔡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謚文忠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舉進士相仁宗謚文靖

陳堯佐字希元閬中人舉進士相仁宗謚文惠

晏殊

宋庠字公序開封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相仁宗謚元獻

韓億字宗魏開封人舉進士官參政謚忠獻

程琳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相仁宗謚文簡

杜衍

范仲淹

种世衡字平仲洛陽人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仕至東染院使兵馬鈐轄

龐籍字醇之單州人舉進士相仁宗謚莊敏

狄青

吳育字春卿建州人登進士舉賢良方正官參政謚正肅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人舉進士第一官參政謚文忠

包拯

王德用字元輔鄭州人以父任補官位樞密謚武恭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舉進士官諫議大夫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舉進士官知制誥

孫奭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舉進士官御史中丞謚恭惠

孔道輔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官起居舍人

余靖字安道曲江人舉進士官工部尚書謚曰襄

王質

孫甫 字之翰許州人舉進士官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陳摶 附种放魏野林逋

胡瑗

孫復 字明復 人以薦爲直講

石介 字守道兖州人舉進士官直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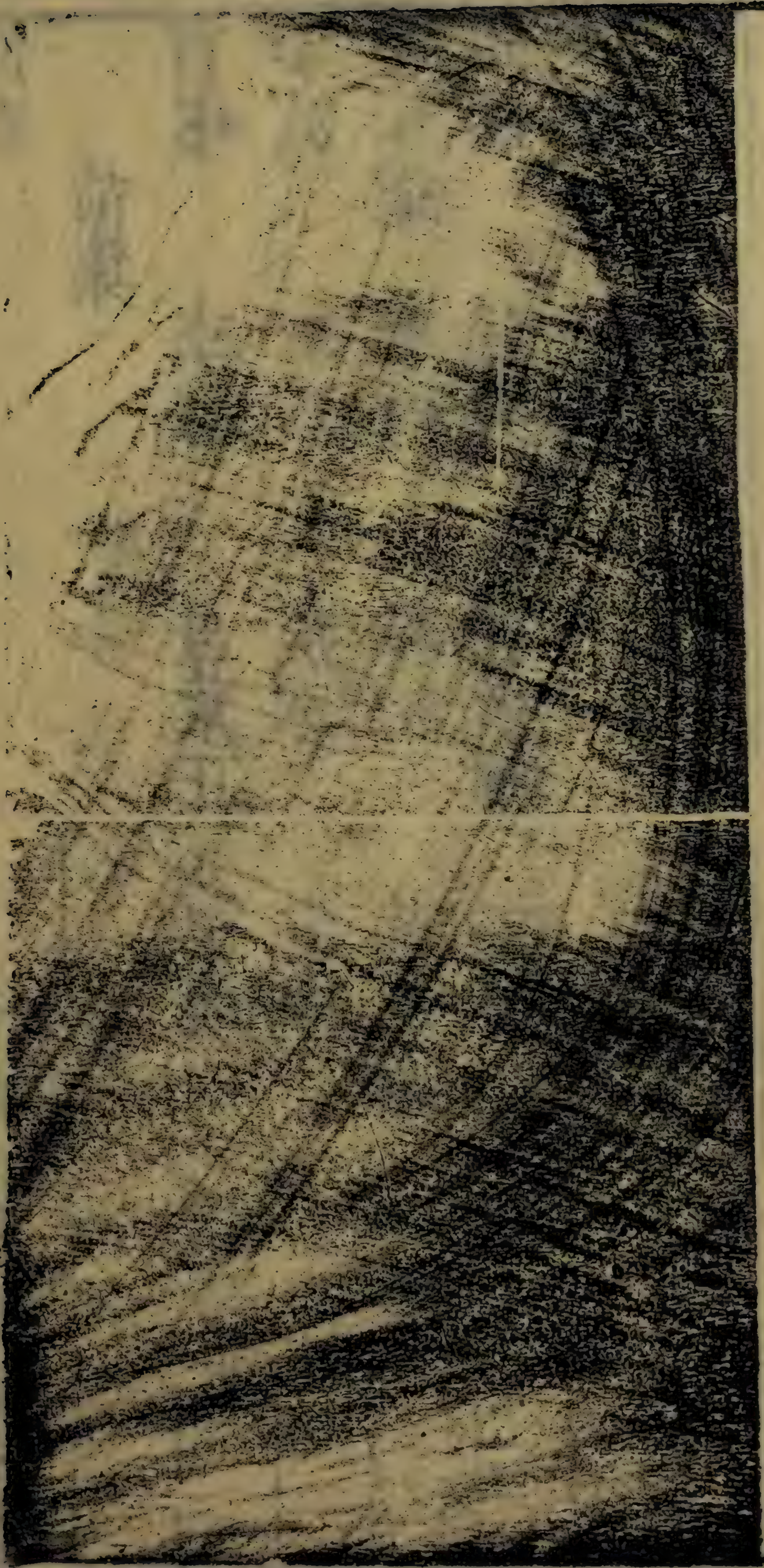
蘇洵 字明允眉州人以薦授校書郎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

後裔浯村桓拙存亟校節輯

前集

曹彬　李昉　呂蒙正　呂端　錢若水
李沆　王旦　張詠　寇準　王曾
魯宗道　晏殊　杜衍　范仲淹　狄青
包拯　孫奭　孔道輔　王質　陳摶
林逋　胡瑗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

爲人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懿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爲周室外戚官閤門使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追遺之至於數四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强還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初太祖典兵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懼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

客省使乾德二年兼樞密承旨大舉伐蜀以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衞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槖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既歸上盡得其狀以王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諸將豈惜言哉勸懲國之常典可無讓開寶二年親征太原德

命爲前軍都監六年進檢校太傅與潘美伐江南屢戰破之金陵受圍凡三時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詣軍門納降彬慰安之待以賓禮遣煜入宮治裝左右密謂曰儻煜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上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

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錢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封魯國公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雍熙三年詔與潘美北伐契丹師敗於涿州責右驍衛上將軍四年仍起侍中眞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拜樞密使咸平二年

被疾上臨問手爲和藥問以後事對曰臣事無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遂卒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未嘗廢焉嘗曰吾爲將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

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脩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云諸子皆賢令少子玘生慈聖光獻皇太后追封王爵

李昉 字明遠深州饒陽人

漢乾祐中舉進士爲集賢殿脩撰仕周爲翰林學士事太祖爲中書舍人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拜平章事雍熙元年加右僕射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奏曰近者遣使籍河南東西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

罔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已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淳化四年以年滿七十特進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尊酒賜之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卒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

知其材可用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司馬光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官翰林學士

擢諫議大夫八年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行
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
吾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
衣服其量尋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爲人質
係見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
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先是宰相子起家即授
水部員外郎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
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沾寸祿者多矣今
臣男從簡始離襁褓廳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
府官補之自是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欲獻之以

不知自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嘆服淳化中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燼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謂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

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懍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眞宗即位進左僕射以本官同平章事郊祀禮成加司空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

許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陛辭日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是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勛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

贈中書令謚文穆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

少敏悟好學以廕補官歷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累官知成都府爲政淸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從之嘗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恬然讀書若在齋閣太宗欲相端左右或謂其糊塗上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相之端持重識大體以淸簡爲務季

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帝欲誅之獨與樞密副使寇準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遂覆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事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悞我事即用其策其後母死延州繼遷尋亦死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眞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

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將參知政事李退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勛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勛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帝每見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嘗召對便殿訪軍國

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加右僕射被疾免常參詔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卒贈司空謚正惠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方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搆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兗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兗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給監者曰此子之弟非呂氏子也遂得免玉子文度爲耀帥孫紹宗

十餘歲端視之如己子表薦賜出身端兩使絕域其國
嘆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不
甚貲產子藩荀蔚貧匱又迨婚嫁因質其居第眞宗出
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
校家事

錢若水 字澹成河南新安人

雍熙中舉進士初釋褐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
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
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
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

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視其獄詞耶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一日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爲若水所福知州欲論奏其功固辭曰若水

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㓂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擢加褒擢二年中爲樞密副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七翰有隙誣奏其罪上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取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爲樞密副使朕以汝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

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詔如若水議三人皆黜爲行軍司馬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上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若水言高尚之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呂蒙正罷上曰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罷上問朝臣曰昌言涕泣否若水因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

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乃草疏求解職會晏駕不果眞宗卽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詔脩太宗實錄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任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等未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者數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

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帥不用命者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如此則可以坐淸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陛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將來安邊之策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等分統邢州等軍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

貴賓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
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
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
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
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
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俄知開封府手詔問備邊之要若水陳五事曰擇郡守
募鄉兵積芻粟重將帥明賞罰上嘗稱之曰儒臣中知
兵者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以疾歸
京師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美

丰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淸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若水亦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沒也士君子尤惜之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

少好學器度宏遠登進士　官翰林學士嘗侍曲江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瑞凝眞貴人也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咸平初平章事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眞宗還沆迎於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

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矣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盖姦邪難辨耳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唐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日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

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親見王欽若

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薦於沆不用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接賓客常寡言或譏爲無口匏者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

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上哭之慟稱其忠良淳厚始終如一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愼密不求聲譽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

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弟維勸治居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與諸弟友愛尤篤雖暇日相對宴飲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

王旦 字子明大名莘人

父祐兵部侍郎以文章名於漢周之際事太祖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太祖遣使魏州以

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蒞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巳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對曰臣以百日保之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世稱其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故天下稱三槐王氏云

旦幼沈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淳化初以薦拜右正言知制誥錢若

水有人倫鑒見旦一曰眞宰相器也李沆亦推爲遠大之
器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
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三年同知
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
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
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
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
嚴徒人不得傳播駕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旣受
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上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
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

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不樂欽若知帝厭兵乃
以封禪之說進帝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
臣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
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
鎬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
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
共之既歸發之皆美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
復異議大中祥符中為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為大禮
使祀汾陰又為大禮使累受詔撰祀壇頌遷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使壽拜司空旦為天書使每有

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
僅一紀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帝
以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愼所變
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
奏事羣臣異同徐一言以定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
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
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
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對
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

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上表待罪帝乃降
詔罪己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
天災勃當坐者百餘人旦請曰始火時陛下已罪己詔
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
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
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
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
罪上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
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大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
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

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由是皆免仁宗為
皇太子太子諭德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
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待應舉選不
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
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待之旦曰止
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
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
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
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以德明新納誓
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

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謝旦不答寇準罷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

準在鎮生辰大宴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帝意解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帝欲相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論也遂止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因奏事忿爭上怒欲付獄召旦至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

約之後少間罷之未晚也帝從之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耳後果如言旦爲兗州景靈宮朝脩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識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謂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有求爲樞密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且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寓指其名其人復來不見
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
白向敏中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
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君
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
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
激薄俗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
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
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
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謂知大體旦任事久人有謗之

者輒引咎不辨至於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屢求解職優詔褒答天禧初進位太保加太尉兼侍中疾甚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與直省吏挾扶見於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固問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對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旦素與楊億厚疾亟延至臥內請撰上表曰吾忝為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敘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

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修泰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真宗嘆之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謝之藁末自益四語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施散以息咎殃卽舁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贈太師中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緗錦飾氊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

中旦惟噉飯問曰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别具粥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上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敝廬乃止臨終謂其子曰我别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

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登第知鄂州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

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民富至今遷著作郎歷官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張永德爲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上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畧

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慮矣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篤勉就舉三人者悉登進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畏而愛之眞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

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
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懲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
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為害深
矣俟秋成當仍舊法知永興軍府上以詠前在蜀治行
優異命復知益州歸朝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
生腦顛妨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
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莅小郡命知昇州大中祥符三年
充宣昇等十州安撫使上聞其腦瘍代還進禮部以疾
未見不得面陳所蘊乃抗疏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
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

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卒贈右僕射諡忠定詠剛方自任爲治尚嚴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巳效公不言巳能斯可以事君矣真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其在杭時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與壻遺令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以七與壻子長以財爲訟壻持遺令請如元約詠覽之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

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人皆服其明斷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自爲像贊云乖則違信崖則絶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初討劉旰兵回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有中傷破體者悉命身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軍情歡躍蜀中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譁魏公聞之曰當

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詠嘗謂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勸人曰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敗事若奔競之人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矣且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侍婢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是官屬稍置侍姬詠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少時謁陳圖南遂欲歸隱陳曰公方有職事其

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及第後以詩寄傳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霖青州人詠少與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在陳州忽來謁詠見之問曰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翼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

寇準 字仲平華州下邽人

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

歟君耶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會詔百官言事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常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徵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問所以不

平狀對曰願召二府至臣前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
言曰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
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
太宗以問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爲可用乃拜
準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罷知青州明年召拜
參知政事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
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
青州召還入見帝曰卿來何緩耶對曰臣非召不得至
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對曰陛下爲天下
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

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卽序進之馮拯極陳準擅權入對準猶力爭帝前遂罷知鄧州眞宗卽位遷工部侍郎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

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倘徉無鬭意準曰是狃我也請
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
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
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
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
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
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
駭叅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
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
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

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

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
駕瓊卽麾衞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
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
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
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
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
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
統軍撻覽中矢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
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
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

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中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爲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顧準寖衰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陜州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遷戶部尚書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準惡之每事阻抑帝不悅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準以聞遂召拜同平

章事景靈宮使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帝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潰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丁謂知之以聞誅懷政降準爲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

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其至道州也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其在雷州丁謂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旣至衆皆皇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長官拂鬚耶謂甚愧由是傾搆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

欲見準準拒絶之閻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罷仁宗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洛中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

雖危匽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卹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揷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沒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謚曰忠愍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近臣謀及中官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愼所與致啟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勛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

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善爲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特試政事堂授祕書省著作郎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脩撰時瑞應沓至曾入對帝語及之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及帝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臣下莫敢諫者曾陳五害以諫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尋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欽若陰排異已者

遂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
人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復
參知政事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
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
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
所以安劉氏也惟演然之因以白后帝崩奉命入殿廬
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
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
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罪表則之地欲先亂之耶
遂不敢去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

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內侍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
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允恭
爲山陵都監謂爲山陵使擅移山陵上穴水石相半允
恭伏誅謂罷分司西京或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
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時眞宗
初崩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
勸講崇政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
多所薦援尤惡僥倖帝問曰比臣僚講對多求進者對

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常怏怏坐不悅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强橫今何解也對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吏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二年以樞密使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平章事封沂國公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寶元元年卒贈侍中謚文正曾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魯宗道 字貫之亳州譙人

少孤鞠於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之宗道益自奮勵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累遷祕書丞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殿最首推宗道為右正言嘗言守

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才僥倖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贖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宜助聖化矣帝納其言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仁宗即位遷

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姦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庶下人便之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與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上前折

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遷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旣卒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宗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使者嗟嘆而去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

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議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晏殊 字同叔撫州臨川人

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時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累官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

已答奏輒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太后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後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罷知宣州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兼三司使拜參知政事陝西方用兵請罷內臣監兵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鬭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康定中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平居好

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諫官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爲非殊罪徙陳州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踰年病寖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

堯帝踐阼眞以不視疾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初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選勝宴飲當時上大夫各爲宴集殊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閉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及受命得對上諭以除授之意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奉大

用在官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在陳州時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殊自表謝起居而已故薨上尤哀之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總髮時即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屢決疑獄人以爲神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爲治謹密不以刑威督吏而吏民憚其清整仁宗召爲御史中丞奏曰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

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糶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乏聽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勅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

日令諸吏毋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遷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知開封府權近聞其名莫敢干以私拜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澤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增

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臣亦請留之帝以問衍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從之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議論侵權貴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時范仲淹富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攻二人之短帝欲罷其政事衍獨左右之乃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歷七年以年七十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元年召

信祀明堂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大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宜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病革戒其子努力忠孝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表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嘗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有門生為縣令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

無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又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愼者必譖己爲上者不加明察適以取禍但黙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食於家惟一麫一飯或美其儉答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

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常山朱氏從其姓名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入

學舍晝夜講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益自刻苦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同舍生或饋珍膳皆謝不受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置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晏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

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爲館職聞之懼召詰以狂率邀名將累薦者正色抗言因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旣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疏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脩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

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為忠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言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禁中外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

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詔出知睦州歲
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
之海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時呂夷
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
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
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
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
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對
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
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

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遂落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頓首謝曰臣向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皆失守仲淹自請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

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慶歷元年春正月詔諸路入討疏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

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久
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
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
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
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遷左司郎中爲環
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
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
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
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
圖老子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

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奏至帝喜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辭不敢受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謝曰涇原地重

第恐臣不足當此路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從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仲淹與琦開府涇州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賊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諫官歐陽脩等論王舉正懦默不任事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

然之拜仲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琦出行邊路命爲陜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叅知政事上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召二府條對仲淹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又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其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遂悉罷之又請詔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衆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又裁省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已任日夜慮謀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

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請行邊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蠲其税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户部侍郎徙青州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

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羗屬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及其卒也羗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嘗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

於庭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又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有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乃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

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爲葬之歲別爲享祭朱氏他子弟以蔭得補官者三人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之乎吾之所患在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

耶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卽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與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

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

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擢秦州刺史經略招討副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道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拜樞密副使皇祐三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嶺外騷動楊畋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

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

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一晝夜絶崑崙關出歸
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
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縱左右
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
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
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
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
之梟師宓等於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尸有
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
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還京拜樞密使始

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上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於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言者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乃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卒贈中書令諡武襄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

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

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親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卽解官歸養親亡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粥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

以遺權貴拯命製裘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拜監察御史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劾奏官吏多擿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請罷按察使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爲三司戶部副使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千萬頃頃率以牧馬請悉

以賊民從之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糇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

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悉毁去或持地劵自言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虚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對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内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

施行權三司使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

以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累遷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學召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高宗乃得賢相如此咨嗟久之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講會詔百官轉對上十事累遷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中得天書於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王旦等皆再拜稱萬歲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四年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

五年愼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廵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

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
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
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
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
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
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
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
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

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耳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皇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淸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就問復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鎭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

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脩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

究

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記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勛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憂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嘗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耳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芝草然後日方也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

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爲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可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折捉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奭朴

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諫議大夫又求解官就養遂給事中出知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月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

符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倘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

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卯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朱幾能果敗又陳時政得失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爲言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帝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帝爲悚然改聽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太后與帝愛重之每進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復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知兗

州尋改禮部尚書旣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侍婢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贈左僕射謚曰宣性方重事親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額嘗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

父勗進士及第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歷官有政聲清操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僉事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丞知仙源縣主孔子

祠事孔子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士言廟制卑陋
請加修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
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等竊弄威柄宜早斥
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天聖九年以
龍圖閣待制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
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之道輔
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
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契丹君臣默然
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
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帝問其故對曰

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輒爲所侮若不校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明道二年爲御史中丞會郭后廢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絀願賜對盡所言帝令呂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對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出知泰州三年復入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復出知鄆州卒皇祐三年帝思其

忠贈工部侍郎

王質字子野文正公旦之姪

少謹厚淳約力學問師事楊億億歎以爲英妙伯父旦見其所爲文嗟賞之以廕補太常寺奉禮郎後獻文召試賜進士及第爲祕閣校勘累遷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脫粟茹蔬終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頗以新進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下獄治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慙

沮爲蒲其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祀之徙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賦役寬平治以常法判吏部流內銓謂人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陜州卒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蓄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劵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無忘也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

載酒往餞或以誚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

幼聰悟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爲樂隱居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黄白術召至闕下從容問其術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黄白之術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放還山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

之甚厚送入中書宰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脩養之道可以敎人乎對曰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主上有道仁聖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賦詩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巳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

號扶搖子士大夫願聞善言以自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人以爲至言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後果喪清節歷五季亂離每聞一革命輙顰蹙數日一日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遯跡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

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藁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跡山林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

禪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出爲杭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臨終遺詩內之壙中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

布衣時與孫復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以經術敎授吳中景祐中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授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

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慮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故其教人有法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府教授辭不行後爲國子監直講其徒益衆庠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其

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嘗言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敬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DS
734
.C8
v.17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五上

宋後集原敘

本朝名臣一言一行史筆所錄法當詳贍然始初之正本固詳贍矣而統紀之漫漶近世之纂要雖翦截矣而顛末之參差每參錯而並觀懼覽者之不一點勘訂正有宗有元不繁不簡此本殆庶幾乎試刻諸梓與有志於斯文者共

寶祐戊午中和節廬陵李居安序

讀後集　　張栞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東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

〔印〕

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怨讟乃我郎安石尙論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侯制度一新徐與論愚爾故韓琦死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嘉其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菲薄其才也菲薄舊人而思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宗第以諸君子爲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爲元祐用哲

宗直以諸君子爲姦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愼乎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羣小側目伺閒乃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號使韓富司馬六七公在奚啻聞蔡襄四賢詩頓足呼壞事而諸賢恬不知戒相率䝉逐可慨也嘗稽韓公作相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甚方韓公無少忤司馬公作相蘇軾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何得有黨韓公驅任守忠歐公直塡室動韓公又云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子心主於車可行而已此爲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妬同則爲一昧之

和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人殘之易爲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矣是以論其世也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目錄　朱子原本

後裔湉桓堃存重校抄錄

韓琦

富弼

文彥博

歐陽修

趙槩字叔平應天人舉進士官參知政事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吳奎字長文維州人舉五經又舉賢良方正官參知政事謚文肅

張方平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第進士官樞密副使謚文恭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官端明殿學士謚忠惠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之子賜同進士出身官端明殿學士謚懿敏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舉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舉進士官參知政事

趙抃

呂誨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官御史中丞

范鎮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舉進士官司空封魯國公謚宣靖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登進士相神宗封荊國公追封舒王

司馬光子康

呂公著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登進士官中書舍人

曾肇字子開鞏之弟舉進士官翰林學士紹興初追謚文昭

蘇軾

蘇轍字子由眉州人嘉祐二年與兄軾同舉進士

韓絳字子華開封人億之子舉進士官司空謚獻肅

韓維字持國絳之弟以父廕補官仕至門下侍郎

傅堯俞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第一官吏部尚書

范純仁

王存 字正仲潤州人舉進士官尚書左丞

蘇頌 字子容南安人舉進士官右僕射卒年八十二

劉摯

王巖叟 字彥霖大名人舉明經官簽書樞密院事

劉安世

范祖禹

鄒浩

陳瓘 字瑩中南劍州人舉進士官監察御史高宗賜謚忠肅

邵雍

陳襄 字述古侯官人舉進士官樞密直學士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官祕書丞
徐積
陳師道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

後裔語村祖錫存重校節輯

後集

韓琦　富弼　文彥博　歐陽修　張方平
趙抃　呂誨　范鎮　司馬光　司馬康
呂公著　蘇軾　傅堯俞　范純仁　劉摯
劉安世　范祖禹　鄒浩　邵雍　徐積
陳師道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

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景祐初拜右司諫時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定律準考定樂器久之未合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興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

先及之綏懷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等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康定元年以

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琦仲淹副之元昊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且曰苟違節制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列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

上章自劾奪一官徙知秦州慶歷二年以爲陝西四路
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
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
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
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倚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相
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
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才賢四曰備河
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又陳救弊八
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
入官去冗食帝悉嘉納之遂以爲陝西宣撫使討平羣

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脩鄜延城障賑河中同華等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具疏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戰守三策又言北戎久强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苟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脩京城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事不果行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

違不決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請二疏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時居濮王喪乃起知宗正寺琦曰事昔行不可中止陛下

斷自不疑乞丙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
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以問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
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
之帝曰然遂立爲太子明年嗣位門人親客或語及定
策事琦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
助之力臣子何力焉帝暴得疾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
尤少恩左右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
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耳病已必
不然太后意不解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琦
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

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皆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治平元年五月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禀帝帝裁决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卽厲聲命撤簾帝親

政加僕射封魏國公初莊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通請謁者茲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論之帝納其言翼日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夏人寇大順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果歸款時帝久疾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

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乃力疾書立潁王頊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以間之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言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

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時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陜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熙寧元年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决徙判大名充安撫使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出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安石持議益堅琦論辨愈切以不見聽疏請解安撫使止領大名府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

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雖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制作院頒弓刃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

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追呼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憤矣

疏入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卒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贈尚書令謚忠獻徽宗時追贈魏王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子忠彥使遼遼主聞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外國如此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倘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

莫心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鬬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人稱韓范在相位與富弼齊名人稱富韓歐陽脩稱其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凡薦引於上前未嘗漏其語也務審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嘗曰君子小人之際當誠以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直言慶歷中與希文彥國同在政府

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常服公之德量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知永叔不以繁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告者不然無容矣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著力所立特全雖在外其心常係社稷至老而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平日謂成大事在

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云臨事若慮得是斷定
腳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平生仗孤忠以進
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
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杜喬李固自處其弊猶恐爲
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在魏府日僚屬孰
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以袖覆之仰首與語徐
以卷授之在大名有人獻玉杯二以爲絶寶一日開宴
召客爲吏觸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公神色不動笑
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定數顧吏曰汝誤也非
故也何罪之有客咸服其寬厚帥定州時夜作書命一

侍兵持燭其人旁視燃公鬚公急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琦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或問程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只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

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晏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報還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

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撤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変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趙元昊寇鄜延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任守忠爲都鈐轄弼諫曰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慶歷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呂夷簡奏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逆之英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

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命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遂以官爵賂之遂往既至契丹見其主宗真問故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

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

民兵亦補缺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吾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若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復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

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弟兄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於政府以往行至樂壽謂副使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遺我之詞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

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毋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爲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弼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耳帝復除樞密直學士之命又除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

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固辭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從之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乃受命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約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先是弼言北虜寧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臣願陛下擇宗室賢者數人封之

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同時封王公者凡十八四年以爲河北宣撫使五年罷知鄆州皇祐元年知青州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之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

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至和二年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同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覘知之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嘉祐六年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帝虛位五起之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八年召爲樞密使英宗親政加戶部尚書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

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治平二年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乃以使相判揚州封鄭國公熙寧元年徙汝州詔入覲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當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二年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

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參政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以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

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時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劾弼沮格詔旨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至汝兩月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
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
矣其敬之如此元豐六年卒年八十遺表大畧云陛下
即位之初邪臣納說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
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
禍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悔過
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負願
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再陝西再團保甲州
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
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

君子小人之辨耳贈太尉謚文忠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未嘗忘朝廷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平生薦士甚衆尤知名者如王質及其弟素余靖石介孫復韓維吳奎陳襄張昷之等十餘人

世以爲知人清心學道治家嚴整獨居還政堂每早作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閨門之內肅如也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

初登第知翼城縣累遷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耳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鄜延副總管劉平戰沒都監黃德和兵潰先遁誣平降虜詔彥博置獄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

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卒伏誅慶歷七年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卒王則反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克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恬退守道乞襃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六萬人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御史唐介劾其結宮掖圖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尙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慶得人三年正月朔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翌日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問虞候何如人指揮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

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彥博因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毋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恐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

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敎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三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彌持重衆心已安已而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言介爲師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請立儲嗣疾瘳而止彥博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

詔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力也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且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尋召爲樞密使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鄭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爲帝極言之求去益力熙寧六年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

河陽府徙大名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元豐三年拜大
尉復判河南時王同老言至和中建儲議彥博適入朝
帝問之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
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係人謀
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加兩鎮
節度使辭不拜六年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洛人邵
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
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故事置酒賦詩相樂謂之耆
英會元祐元年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
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

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頒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使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史臣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

世宮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有古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臣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歐陽脩 字永叔吉州廬陵縣人

生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

日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絶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遷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

其進可也久之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畧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遂知制誥奉使河東自

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爲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

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隷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人

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羣邪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

文號太學體脩爲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禁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本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

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論論執中過惡執中猶遷延固位脩疏言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蚤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

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平生與人盡言

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說與脩合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

造構簿不根之謗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脩脩杜門請推治神宗卽位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汚衊年六十卽乞謝事帝優詔不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

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

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
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棐

張方平 字汝道南京人

少穎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
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閲不再讀舉茂材異等爲校書
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方平請
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
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
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

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善其策而不果行命直集賢院知諫院夏人寇邊請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斃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從之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志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絶其使議者不可

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為兩得矣時韙其其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入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使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直降手詔罷之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謂竦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聳然而

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上數千言大畧謂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出知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力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

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爲奏免横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邱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右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

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及方平進詔草帝親批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

焚之禍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於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耶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

誠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嘗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而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罷河渡

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旣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復言之且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也山

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巋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守朱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不平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

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

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議而生之下母憂廬於墓三年不宿於家縣榜其所居爲孝弟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廪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戸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嘗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呂溱蔡襄吳奎韓

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端人正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爲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方士燒煉禁中抃引交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言升之姦邪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亦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

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爲侍御史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寛爲治抃向使蜀有聚

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道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於人蜀民大悅英宗曰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叅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密啟以聞王安石用事屢斥其不便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驛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侍從臺諫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

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未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旣至蜀治益尙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職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以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

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獄具閱之
皆與法合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
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脩城使得食其力
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
以便養屼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
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慍平生
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
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
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
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要之以惠利為本

宰相韓琦嘗稱抃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王安石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獨折之曰如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默然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集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者抃事親孝旣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旣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正惠公端之孫

性純厚家居方學不妄與人交登進士由屯田員外郎

爲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
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
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
懲革嘉祐六年出知江州疏請早建皇嗣曰竊聞中外
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惟陛下思忠言
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
北按天文志心爲天王正位前星爲太子直則失勢明
則見辭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
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
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

防其漸哉願爲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綏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其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爲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曰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其意數間諜東朝播爲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

賚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時追崇濮王之議久而未定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郊廟禮畢復申前議章七上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爲改政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

首開邪議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留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知言不用即上還告勅居家待罪久之出知蘄州神宗立復召知諫院拜御史中丞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密問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

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安石還其章疏遂求去出知鄧州誨既去安石益橫光由是服其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喻朝政也既革光往省

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而起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聞者痛惜之元祐初呂大防等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官其子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

薛奎守蜀見鎮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置上列奚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

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
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調新安主簿召
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
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龎籍言鎮有
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累遷起居舍人知諫
院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
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之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
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
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
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

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强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簿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濶畧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舍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

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帝暴疾彥博請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具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

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係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有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也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人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

今日平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卿
忠臣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
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
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終不聽英宗即位議追尊濮王
詔禮官核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
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
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
廟皆非是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

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復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

言青苗一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
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
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
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
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
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
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
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
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王安石
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戸部侍郎致仕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濟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哲宗立

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啟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與司馬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作律天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訪求真黍以定黃鍾既致仕乃請大府銅為之逾年而成詔嘉獎下之太常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卒年八十一謚忠文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

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熙寧元豐間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

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登進士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簽判蘇州以便養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累遷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redacted]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

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殁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兵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光在并州三上章至是知諫院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

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受遂立爲皇太子又

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子臣大義責之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及即位以哀毀得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以帝必當追隆所生因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集議濮王典禮羣臣

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以爲宜準先代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爲皇伯高官大國

極其尊榮議成上之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治平二年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光上疏畧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日衆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先帝擇陛下於衆人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予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詧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

之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也竟不獲辭遷御史中丞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論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嵬

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信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不聽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

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
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
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　曰朕意與光固然姑以不允
答之安石薦呂惠卿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光諫曰
惠卿憸巧非佳士使　石負謗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
賢而復不聞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
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
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
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

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光於邇英閣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言變

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乃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

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
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他日人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
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
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
爲天下耶帝曰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
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
黨之人充塞朝廷風俗何以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
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又曰王安

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相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言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臣之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

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
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
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不可言者會石安石復
起視事乃允光辭光力求去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
軍光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疏曰臣之不才
最出羣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
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
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
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
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旣

歸洛自是不復論新法著資治通鑑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

上封事者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　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熈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

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以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靑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

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又請立十科舉士法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

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缺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皆從之時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毋輕生事開邊釁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皇太后哭之慟

與帝親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京師人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蔡京張惇請發冢斲棺帝不

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時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光之言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

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又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又曰古者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蔬食水飲不食菜菓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

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豘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

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如初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饈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騐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

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昔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

攷都無一人悞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又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

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當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又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或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柹肴止於魚肉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造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云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兒時長

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司馬康

司馬康字公休文正公子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羣書以明經上第丁母憂勺水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薦爲祕書省正字遷祕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

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爲哲宗言前惟治少亂多祀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光明白所宜觀覽自居父喪屈盧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日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

恨使召醫李積於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遽往也來者日夜不絶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五下

宋後集

呂公著 字晦叔河南人文靖公之子

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登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歐陽修與為講學之友、累遷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諫曰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示天下、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

秋淫雨京師地震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顔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諫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

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御成七年於此然與人

之論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對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知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善其言同知樞密院事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三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丞樂城陷帝臨政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議

揚州加大學士哲宗即位召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對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既至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講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

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咸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司諫賈易言事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元祐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明年卒帝親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

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始與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郎癈然而返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

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時蔡京擅政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

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輙能語其要程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

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調福昌主簿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

衙規使自擇木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欲使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無復異詞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求贈一官於是贈洵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除喪即葬姑後官可廕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四年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

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

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

爲議上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輒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輒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

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

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

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

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復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城將壞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

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摭其語以爲慢侮遽赴臺獄詔雜治之定等媒蘖以爲誹謗時事鍛鍊久之欲置之死帝憐之太皇太后亦以爲言乃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

東坡居士二年移汝州軾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報可至常神宗崩哲宗立起於登州召爲禮部郎中累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致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

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謝之尋除翰林學士元祐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雖恭

默不言輒首肯之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塗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忌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請於朝免上供米三之一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

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爲潮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且募人種菱

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堤成植芙蓉楊柳其
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
勢如雷震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
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避河鑿險人以爲
便奏聞惡軾者力沮之以故功不成二十年間再治杭
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以報召爲吏部
尚書未至改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知潁州未閱歲以
兵部尚書召遷禮部尚書兼端明翰林兩學士八年宣
仁后崩哲宗親政乞補外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
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

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

舍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
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
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軾取貪汚者配隸遠惡
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
畏伏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
斥先朝遂以知英州未幾追貶一官惠州安置居三年
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
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
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
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遊若

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述父志作易傳後作論語說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三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

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子三邁追過俱善爲文高宗即位贈太師謚文忠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

傅堯俞 字欽之孟州濟源人

十歲能爲文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對曰性不喜嚣雜非有他爾介嘆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淸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嘉祐末爲監察御史皇城邏卒吳淸誣奏富民殺人鞫治

無狀有司請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得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時之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英宗立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疾既愈上書皇太后請還政聞內侍任守忠

有議間語堯俞諫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堯俞言於帝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録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同知諫院帝問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對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上之性繫上所化帝納其言時帝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以為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狥之則

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洶洶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思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為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使契丹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力求去帝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

因再拜辭遂出知陳州通判乘閒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盧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慍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數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坐失捕徐州妖言人削官職

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庚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累遷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臣所不能亦非臣之志也俄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

置之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虻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姦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語輔臣曰傅待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遠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白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謙

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

范純仁 字堯夫文正公次子

天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登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者以遠爲言今近矣又何辭純仁曰雖近亦不能遂養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佑有

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呼爲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慁公爲哉籤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

縣時旱久不雨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爲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侍御史力請外遂通判安州歷轉運副使熙寧初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任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詞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

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尙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

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議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

威名卿隨父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對曰臣儒家未嘗
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
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
擾願別謀帥臣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
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
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
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尋以他
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克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
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
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

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耳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郎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丙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諫議大夫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太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光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

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
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
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
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
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元祐初同知樞密院事
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在相位務以博大開
上意忠厚革士風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及王覿言事
忤旨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
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
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

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上之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在安州遊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諫官欲置於法純仁與左丞王存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安置新州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

能無損焉不聽　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力
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䟽曰朋黨之起蓋因趣
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旣惡其異
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旣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
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
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
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不必推治黨人旁及
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
正直而可以化邪枉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頻
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論

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乃出知潁昌府八年復以爲右僕射入謝太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

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及羣小力排太后時事乃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紹聖元年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帝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

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由公佛地位中人也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自知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既相章惇求去益力乃出知潁昌府徙河南又徙陳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肆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劝

兵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固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 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職徙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

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諸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少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

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愛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初仲淹在睢陽遣純仁至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至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與之單騎自長蘆捷徑

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對曰已付之矣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人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

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弟純粹在關陝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軺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較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隅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仲淹嘗謂諸子

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與父哉

劉摯 字莘老永靜東光縣人

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寛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南宮令縣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賦甚重絹疋折錢百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産摯援例旁縣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其害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

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久居計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

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以爲是者今更以爲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華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愼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十害中丞楊繪亦言其非曾布爲作十難以詰之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

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違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

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遍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致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兩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人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

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但謫監衡州鹽倉久之簽書南京判官元豐初以集賢校理遷禮部郎中出知滑州哲宗卽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擢侍御史上疏曰昔周成王幼沖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弟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副善繼求治之志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摰因久旱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

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靑無光風霾昏曀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又疏確過惡大畧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疏言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敎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

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隷之齋而已。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諸。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情。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責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黃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初擢御史中丞。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

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懐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不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嘗與同列一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惟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懐邪觀望隨

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拜尚書右僕射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脩嚴憲法辨白人才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坐與邢恕通書謫所又坐與章惇諸子接乃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

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數月以疾卒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

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讐校得善本或手鈔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劉安世 字器之大名人

父航舉進士歷知虞城犀浦二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緩急不同兩縣皆治以羣

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郄弗受還上御集戎書大略云辯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時大旱求言論新法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起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不僕卿安世少𢗅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彦博在樞府有所聞每日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

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拱手對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為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歎獎其堅正登進士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自謂甚易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矛盾掣肘者多矣力行一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光入相薦為秘書省正字光謂曰知所以相薦否對曰獲從公遊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閑足

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
薦也光甞以呂公著薦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
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
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
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
少假借章惇以强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
黃履邢恕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
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
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吳處厚解釋蔡確安州詩以進
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

范純仁及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譁傳宮中求乳婢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暇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俯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明日與給事范祖禹合辭言之甚切鄧温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復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太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京將必置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使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

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遂得免劉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乃已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會布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明年卒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

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視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在梅時聞運判至家人治公身後事公飲食起居如平常曾無少異及聞運判死亦無喜色歷貶所七年未嘗一日病年七十餘堅悍不衰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家居無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

象司馬光年既老羣賢凋喪畧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許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范祖禹字敦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

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也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

人事既至京師所交游皆一時聞人鎭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登進士從司馬光編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光愛重之終不往謁哲宗卽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改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旣祥上疏宣仁太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正於未然崇儉敦樸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

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
社無疆之福會夏暑罷講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
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
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
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
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
公著卒拜諫議大夫疏論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
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
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眾說不能惑小人
不能進吳中大水詔出錢米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

乞加驗考祖禹曰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令一方赤子呼
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
譽而不問若少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遷禮部侍
郎聞禁中覔乳媼奏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勸進
德愛身乞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諭以外議皆
虛傳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
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
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拜翰林
學士太后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
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

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敗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衆慝則恬然無事矣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奏不報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

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刺骨之戒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緩等十

人復職祖禹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天下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

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熈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

百姓甚惡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惡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皆不聽時　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其不可用帝不悅遂乞郡出知陝州言者論其脩實錄詆誣又擿其諫禁中顧乳媼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化州而卒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　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燦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論諫不啻數十萬言

開陳治道所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伊川謂其色溫而氣和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范氏自鎮至百祿祖禹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祖禹子冲紹興中仕至翰林學士

鄒浩 字志完常州晉陵人

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

遇之元祐中上疏論事畧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之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用爲太常博士求之邵論罷之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賜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

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承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勅將帥毋狃常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言頻年水旱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可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毋蜀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

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幷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後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嘅嘆以爲國家不幸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

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逈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章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

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云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既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行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

今以往將知之何願陛下深思之進中書舍人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吏兵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氏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寧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

初志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遂卒高宗即位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晝王回皆良士也晝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既而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王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入爲宗正寺

溥與浩友善劉后立浩將諭之密以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作忠亦大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處之晏然御史詰之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獄上除名停廢徽宗立召還故官李蔡京相列之黨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徙河南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古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

漢周流齊魯鄭宋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

以養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懽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氏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

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而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時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相訪問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熙寧初復舉逸士

中丞呂誨等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其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其有玩世之意又因其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疾亟頤就之訣雍曰面前路經須令寬路

者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既葬顥銘其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

貪淫樂禍疾善良如讐隙犯刑憲如食食少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徐積 字仲車楚州山陽人

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襖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舍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舉者許安國率同年生八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

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榦旣終喪不徹几筵起居饋獻如平日自少至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藳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篋經宿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謝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

所表乃以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者敬聽居數歲使者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

少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元祐初蘇軾傅堯俞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梁燾薦爲太學博士改潁州教授調彭澤令不起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召爲祕書省正字卒爲人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

侯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竟命曰非所望也吾將見
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
餽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
朝亦屬觀延致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屈降年德以
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
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
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
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放禮而其儆必至於
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
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

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冒昧法義聞
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
幸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
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
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
賦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
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寒甚妻就假衣於挺之
家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DS
734
.C8
v.18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六上

宋續集原序

本朝名臣言行錄紫陽朱夫子所編也惜此書止集於八朝之前而未竟於中興之後南渡以來忠臣義士名聲在人項背相望摭實采迹得此失彼豈惟朱夫子遺憾亦學者缺望也外孫李士英頃以宋人太平老圃所校八朝名臣言行錄鋟梓大爲學者便矣今又於中興四朝諸名臣蒐閱行事集爲全編筆成示余一覽在目不泚不畧似欲希紫陽者也然紫陽豈易希哉希之者非僭則妄余唯惜此書未竟於前時而幸此編稍全於

今日故爲識之

景定辛酉人日浚儀趙崇硂平翁序

讀續集　　　　　　張　釆

續集所次强半靖康諸臣嗟夫君子生靖康時所不死者無幾矣二帝北轅叛臣竊立其或銜命虜廷或孤城援絕又如括金京師割地河朔身値其一死遑再計而死者無幾虜人亦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嗟夫南朝豈乏忠義久斥爲元祐黨人擯竄幾盡而此蒙塵兩天子又守紹聖崇寧家法與爲仇讐卽欲如若水抱帝呼天一時亦不得相從左右此忠義之士所以憤不顧生也

然而程振以括金死歐陽珣以割地死張叔夜過河卽不語死張克戩鄭驤向子韶郭永楊邦乂城陷不屈死傅察劉韐使事死洪皓張邵朱弁輩卽不死然氷山雪窖生難於死矣且劉韐陳滅遼非策而令通和程振請合兵擊賊而令括金歐陽珣諫祖宗疆土不可失而令割地方建一策卽反其說以責之行明乎不死虜而死於大臣則謀國者可勝戮乎今讀是集諸君子一日安其位否未事圖豫既事圖應其言不如左券否不用其言而事敗當事則俛首乞憐賣其君與國以自利而所謂伏節殉難者乃此不用其言疏遠厭棄一日不安其

位者也我故曰豫讓小人君臣之義乃以國士待始國士報人皆如此靖康豈復有名節乎要知綱常之任天地原以責君子申生匪怨其父屈原匪懟其君分應爾論世者毋恤諸君子死而重服其能盡分蓋恤則有悻心引為分則蹈常而已豈與亂臣賊子計功罪禍福哉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目錄

李氏原本　後學浯村朱桓拙存重校抄錄

黃庭堅 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登進士官起居舍人知太平州謫管宜州自號山谷道人

任伯雨 字德也眉山人由進士歷官度支員外郎知虢州淳熙中追諡忠敏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官直龍圖閣知壽州

豐稷 字相之鄞縣人第進士官御史中丞諡清敏

陳過庭 字賓王山陰人舉進士官中書侍郎諡忠肅

陳師錫 字伯脩建陽人登進士官殿中侍御史

吳敏 字元忠真州人賜上舍出身官中書侍郎湖廣宣撫使

曹輔 字載德沙縣人第進士官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

孫傅 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中詞學兼茂科官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諡忠定

許圭 字子大閩人將之子以恩補官仕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

錢即 字中道開封人居宜興爲毘陵人登進士官龍圖閣學士

种師道 字彝叔山西人以廕補官仕至鎮洮軍節度使兩河宣撫使諡忠憲

傅察

劉韐

程振 字伯玉饒州樂平人以太學生高第補官歷開封尹刑部侍郎虜陷京城遇害

李若水

歐陽珣

宇文虛中 字叔通成都華陽人使金仕於金後爲所殺

洪皓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第官直龍圖閣建炎三年使金十年始歸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

朱弁

張叔夜

鄭驤

張克戩

向子韶

孫昭遠字顯叔鄭州人登進士官京西北路制撫使爲叛兵所害謚忠愍

郭永

楊邦乂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登第歷官兵部尚書督府參謀軍事酈瓊叛遇害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目錄

後學浯村朱桓
拙存重校節輯

續集

傅察　劉鞈　李若水　洪皓　朱弁
張叔夜　鄭驤　張克戩　向子韶　歐陽珣
郭永　楊邦乂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堯俞從孫年十八登第蔡京在相位欲妻以女拒弗納初任青州司法參軍累官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借大常少卿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傾兵至導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太子雖貴人臣也何拜爲斡離不怒曰吾興師南向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

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冠顚倒愈植立不屈斡離不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幸得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無窮之悲也衆皆泣旣次燕山途遇害將官武漢英識其尸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涉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時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追謚忠肅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娛嬉不肯就爲文溫厲有典裁平居恂恂無喜慍色遇事若無

所可否非其意崒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温談笑而已及倉卒狥義犖犖如此聞者哀而壯之

劉韐字仲偃崇安人

登第尉豐城遷隴城令調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繼韐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以餉軍公私便之繼攝帥鄜延夏人攻震武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願納欵謝罪密疏以聞詔許之再請者至戒之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遂安知越州方臘陷衢婺越

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韐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勵戰守備寇至擊敗之帥眞定賊柴宏聚衆剽掠殺巡尉韐單騎赴鎭招之宏服罪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金人謀南牧諜得實急以聞陰治城守以待變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及還治攻具設圍韐以强弩射之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韐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河東北宣撫副使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遣使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相國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

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
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
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
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
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金
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
日乃就斂顏色如生謚忠顯韐爲人莊重寬厚與人交
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藩事
無巨細必親臨之稍暇逸心不自安爲政愛人求民瘼
如去已病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姦則立斷不疑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

登第累官太學博士蔡京復相子絛用事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爲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耶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易平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

等得全首領以殁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縛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金國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遷著作佐郎見粘罕於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於沖虛觀獨令慶澥入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堅請帝出會盟二年擢若水禮部尚書力辭乃以爲吏部

侍郎金人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室至其軍若水扈從
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
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急仆地衆皆散粘罕留鐵騎十
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
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
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
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
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
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
皇爲生靈計業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

輕議廢立粘罕曰宋朝失信若水曰以失信爲過公其
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直一劇賊亡無日
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曰我
爲國死職也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
其唇噀血罵益切乃見殺年三十五贈觀文殿學士謚
忠愍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
侍郎一人若水母張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初
名若冰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冰猶兵也兵不可弱遂
賜今名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天
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贈官制詞

云跋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罵祿山簡冊有光精爽
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

洪皓字光弼饒州鄱陽人

少負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宣和六年爲秀州司錄
秀州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
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戒
米肆揭賈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皆無敢貴糶不能自
食者爲主之立屋於東西兩廡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
防其淆僞湟黑子識其手負纍樵汲有職有侵牟鬬嚚
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服借用發運名錢錢且盡

會浙東常平米四萬斛過城下皓諭守使截留守欒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膽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居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詐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皓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是過也違詔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吁吏草奏皓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民呼爲洪佛子建炎三年擢徽猷閣待制克

大金通問使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還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酋唶曰此眞忠臣爲跪請得流遞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然馬矢煨麵食之其後悟室攜之入燕因得問二帝居五國城密遣人奏書獻桃李等物聞祐陵訃則北向泣血爲文以祭詞致悲莊讀者揮涕焉紹興十年始歸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

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宮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其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與檜忤諫官詹大方劾之罷提舉江州太平觀言者謂其有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卒謚忠宣皓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身處患難而屢賑人於急遇貴

族流落於金者皆力救以出獨爲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姦讒良足悲矣然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朱弁　字少章婺源人

少穎異讀書日數千言既冠人太學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建炎二年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脩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欲弁

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
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
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
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受
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使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
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忍北面仕之吾有
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
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
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

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賜其家官其子會粘罕等相繼死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以弁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詞

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泝灘氷天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十三年和議成得歸入見謝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下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

終帝納其言秦檜忌之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十七年當遷數官檜尼之僅轉奉義郎明年卒朱子曰國家自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跡於朝靦然相視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鑕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污虜偽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亦與有力焉而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見皆

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夫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巳力而遂晏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深照其忠襃嘉賜賚前後甚寵而不幸過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

張叔夜字嵇仲信州永豐人侍中耆曾孫

少喜言兵以蔭爲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氷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旣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閒羌人入寇必先至

彼黠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得其地建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知襄城陳留縣知安肅軍獻所爲文知漢海秦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嘆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忤蔡京貶監西安草場久之擢爲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將至海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趣海瀕刼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

伏近城而出輕兵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徙知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賊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未决乃發精卒擊之賊奔潰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元年金人南下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併力追擊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領道南都總管金兵再至手詔趣入衞郎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

萬人上道至尉氏與金人遇轉戰而前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然之加延康殿學士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僉書樞密院事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諸將無一人至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鬬殺傷相當虜議和欽宗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

入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
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
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不食粟惟時飲湯既次
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
明日卒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

鄭驤字潛翁信州玉山人

登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
貸驤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著令約二税
爲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多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
屈時議自建康鑿河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

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時陜右大歉奏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建炎元年除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迨陜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赴井死贈樞密直學士謚

忠愍

張克戩字德祥信州永豐人耆曾孫

登第知吳縣吳爲浙劇邑民喜爭訟大姓怙勢持官府爲令者務爲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聞拜衞尉丞宣和七年以庫部員外郎知汾州金兵寇太原汾距太原二百里遣將來攻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擣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金兵復逼城悉力拒守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

不守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相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身率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外援訖不至敵兩遣使持書論之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上之朝不報敵攻益急一酋列城下督取降書克戩駡不絕砲中一酋立死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家書縋州兵抵京師明日敵從西北隅入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决一家死者八人金將禮葬於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贈延康殿學士謚忠確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

登第累官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羨餘萬緡戸部尚書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寖不可長士論韙之父憂歸起知淮寧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子弟赴宗澤乞援未至城陷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闔門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

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中第授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以薦入京遇國難乃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之乃遣奉使割深州地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人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

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郭永字慎思大名元城人

天資雄爽剛明勇决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屢知太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享費千金斂諸縣以給永以書抵幕府曰非十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凡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反復條利病或寢而不行或謂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他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恃恩暴甚與民市不償直復毆之至壞目

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請見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容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人也移河西路提舉常平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時天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宗澤留守京師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杜充張益謙相犄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

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無何澤卒杜充守京益謙爲帥劉豫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帥士晝夜乘城伺便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爲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郎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

磚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樓上或掖之使歸諸子環泣以請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爲僉謙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之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其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啖之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麾之使去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

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屬數人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尤慕顏眞卿爲人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書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顚沛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慚靖康元年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義蓋天性也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

博通古今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登第歷官知溧陽縣會叛卒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乂飲之巵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至浙西留僕射杜充爲御營使駐建康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兵敗降敵金人濟江逼城董軍餉戶部尚書李梲守建康顯謨學士陳邦光皆具降狀迎之金帥宗弼入城梲邦光率官屬拜迎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

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與梲邦光宴堂上立邦乂於庭邦乂叱梲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虜官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汝貞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殺之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謚忠襄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制少處

郡學目不覷非禮同舍欲墮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酒數行倡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讀別集

張　采

別集載建炎以後諸人嗟夫建炎紹興之世子棄其父臣棄其君豈復有天地乎而相傳爲中興歷稽國統中絕以中興著者晉之元帝梁之世祖宋之高宗而三元帝江左一隅當强胡剽肆後世卽不諒其心亦當悲其遇若湘東康王均爲人倫所不赦然湘東乘父兄之禍而幾其盡康王忘父兄之仇而懼其及則君子治斯獄也曰乘之與忘或有辨抑知春秋無將康王始終近乎忍矣虜逼京畿不邀師入衛而移東平一也虜掠帝北行不經理江淮而急營南渡二也李綱討僭逆僞命用

宗澤留守東京張所招撫河北方克復有緒亟竄之鄂州三也秦檜賣國主和乃俯首聽命至甘受金人封冊奉表稱臣四也岳飛百戰破賊擬挈幽燕歸國而召還拏戮五也凡此謂彼昏不知則夫三尺童子見父兄與人鬭必號泣而赴愬其助我而讐其鬭者康王曾是之不若豈智出童子下意不在父兄耳說者曰漢武不能吞北耶律不能併南國勢至此當羈縻負理竊謂金人之強莫甚於兀朮然韓世宗扼之於鎮江劉錡敗之於順昌岳飛敗之於郾城及朱仙鎮炎莫如撒離喝然再為吳玠兄弟所戕且為李顯忠所擒而釋使李綱不黜

提挈呼應其間而無汪黄秦檜之徒阻而格之安見大河以北唾手而讓諸夷狄且成敗卽未可知爲人子者豈有坐視其父兄陷溺而委之天命者乎如曰孝宗非不主戰而訖無成功則當知國家所恃者人心方二帝北轅兩河忠義結巖連寨日望王師之至我旣棄而不顧適康王在位遲久相繼聞父兄崩問而不之動積二三十年而人心解體金人之勢始成故張浚之戰昧於時秦檜之和害於義兩者宋事去矣昔人有引弓虛發而下鳥者曰此孽也飛卑者痛哀鳴者失侶故聞弦聲而墜康王金人之孽也而遂爲湘東之續繇天地不絡

否當此棄父棄君之日乃草澤之中荷戈負甲之士切切以明三綱振五常爲事而之死靡他此讀是集者悲諸君子所爲極難則忘君父者之罪上通於天矣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目錄 李氏原本　　後學浯村朱桓
李邴 字漢老鉅野人舉進士官資政殿學士謚文肅　拙存重校抄錄
權邦彥 字朝美河間人上舍及第官簽書樞密院事
張守 字全眞晉陵人舉進士官叅知政事謚文靖
李綱
陳康伯
范宗尹 字覺民襄陽人登進士官右僕射
朱倬 字漢章閩人舉進士官右僕射封開國公謚忠靖
呂頤浩 字元直齊州人舉進士官左僕射謚忠穆
朱勝非 字藏一上蔡人登第官右僕射謚忠靖

張燾字子公饒州人以廕補官仕至叅政謚忠定

鄭瑴字致剛建城龍池人登第官簽書樞密院事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登第官簽書樞密院事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登第官樞密副使謚敏節

沈與求字和仲湖州人登第官同知樞密院事謚忠敏

汪澈字明遠饒州人登第官叅政謚莊敏

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人登進士又中宏詞科官同知樞密院事

張浚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登第官資政殿學士

徐瑀字伯寓濟梁人登第官兵部尚書

王大寶字元龜潮州人登第官禮部尚書

趙鼎

廖剛字用中南劍人登第官工部尚書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第官徽猷閣學士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登進士官禮部侍郎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進士及第官敷文閣待制

陳戩字沖休松溪人中進士乙科官寶文閣待制

宗澤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登第官龍圖學士謚忠簡

王縉字子雲嚴州人登第官右司諫卒年八十七

杜莘老 字起莘江津人登第官侍御史

黄龜年

辛次膺

湯沂中 字正甫代州人高宗賜名存中警敏能誦書以騎射應募官都督追封和王謚武恭

韓世忠

汪藻 字彥章饒州人登進士乙科官顯謨閣學士

綦崇禮 字叔厚北海人登第官寶文閣直學士

呂本中

劉光世 字平叔保安軍人以功爲陝西五路宣撫使追封鄜王謚武僖

張俊 字伯英秦州人以功拜太師追封循王謚忠烈

王居正 字剛中維揚人登第官徽猷閣直學士
胡寅
潘良貴 字義榮金華人登第官中書舍人
岳飛
吳玠 字晉卿德順軍人以功累官靜難軍節度川陝宣撫使封涪王謚武安
吳璘 字唐卿玠之弟以功累官河東陝西宣撫招討使封信王謚武順
張九成
晏敦復
周葵 字立義宜興人登第官參政知樞密院事
王庭珪 字民瞻安福人登第同敷文閣卒年九十三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登進士乙科知泉州

翁蒙之字子功崇安人以祖任補官仕至司農寺丞

劉錡

向子諲字伯恭開封人以后恩補官宣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向子忞字宣卿[redacted]人以恩補官仕至江東運副

陳規字元則安邱人登明法科官樞密直學士知廬州

李顯忠太尉謚忠襄原名世輔高宗改今名字右錫青澗人以功官

趙密字叔微清源人試材武得官任至太尉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人以功官清遠軍節度使

張子蓋字德高泰州人以功官淮東招撫使

李寶字　　秉氏人以功累官浙西沿海制置使

劉子羽

李彦先字少嚴本名孝忠寧州人以功官河觧同濯制置使

趙立

魏勝字彦威宿遷人以智勇應募累官忠州刺史知楚州死節謚忠壯

胡銓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目錄

後學浯村朱桓拙存重校節輯

別集

李綱　陳康伯　張浚　趙鼎　宗澤
黃龜年　辛次膺　韓世忠　呂本中　胡寅
岳飛　張九成　晏敦復　劉錡　劉子羽
趙立　胡銓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

登第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北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乃上禦戎五策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爾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言之敏入對具以

綱言曰帝帝召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遂決內禪之議欽宗即位上封事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時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爲行營參謀官

時金將渡河宰執議請帝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因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毁於賊手今四方之

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戰守之具不

數日而畢金斡离不圍京師綱力戰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梲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梲不敢措一辭遂與金使偕來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梲至李邦彥等勸帝從金議綱曰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屛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

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康王及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

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取康王以歸帝遣使諭綱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邱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卻之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人責問用兵違誓之故因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咸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去除綱知樞密院事徽宗還次南都

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請行既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以賜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

帝始釋然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屈
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
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則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
南仲怫然詆之綱力求去帝不允時金兵已去上下恬
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
用至是以爲兩河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
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
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或言
上怒且不測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奏吳

元濟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蠧害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阻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綱至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

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不報日促綱解太原之圍時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綱具論之時方議和止綱進兵即上疏丐罷乃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言者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乃安置建昌軍再貶江寧金兵復至乃悟和議之非召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

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爲小
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
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
法旣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
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
下總師於外爲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
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因力辭
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
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
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方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

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
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
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
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遏其衝八
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與朝
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
宜愼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
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翼日頒
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
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

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

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綱爭之甚力帝感動乃安置邦昌於潭州并謫王時雍等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䘏帝從其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國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

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

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鎭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

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習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時朝議遣使於金綱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帝論及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

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爲乃許幸南陽而黄潛善汪伯彥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言切直上無不容納

至是常留中不報傅亮軍行十餘日潛善以爲逗留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臣乞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乃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黃汪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

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
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
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
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汪黃力排
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
宮尋竄於鄂州紹興二年除湖廣宣撫使上言荆湖自
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
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諫官劾之罷提舉崇福宮四年金人及僞齊來攻自淮
引還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

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

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聯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强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圍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

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間暇則

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彼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東河北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

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

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克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七年安置張浚於永州綱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以責來效不報八年王倫使北還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

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

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報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允其請十年卒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每

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朱子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顧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𡁏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

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與

陳康伯 字長卿信州弋陽人

幼有學行中科後累遷太學正丁艱歸貴溪盜騶及其鄉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紹興八年遷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在郎省再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臥不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至詔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逐捕康伯以上意

招懷盜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訊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召對除吏部侍郎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五察臺諫彈劾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没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拜尚書右僕射淵聖凶問至請持斬衰三年言金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荊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

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知樞院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决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勉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貶責金犯

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康伯延存中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翼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允文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下所殺而還金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孝宗立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以病祈

去位隆興元年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二年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金人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手札召之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宜以病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輿疾就道幸上京而歸之耳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命其子及壻扶掖以入減拜賜坐敵退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卒贈太師謚文恭慶元中改謚文正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

張氏唐相九齡弟九皐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

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登第為太常博士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墮水死浚奏奪世忠官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陜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出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御營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作亂太子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劉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

野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張俊以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相持而泣約起兵討賊爲蠟書約呂頤浩於江寧約劉光世於鎮江使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詭言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由鹽城海道將赴行在抵常熟俊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乃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

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恐乃遣重兵扼臨平除世忠俊節度使而陡浚欲危社稷責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請帝復辟除浚知樞密院事命世忠縛傳等以獻與其黨皆伏誅浚謂中興當自關陜始慮金人或先入陜取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爲宜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將行平寇將軍范瓊自豫章擁衆至行在初汴京

被二帝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至是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浚奏瓊大逆不道乞申憲典乃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至元䟽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聲威承制拜端

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權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四年金人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於彭原敗績端退屯涇原乃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浚聞金人將至召四經略趙哲等及吳玠之兵與戰於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上書待罪帝慰勉之浚軍興州遣吳玠拒之於和尚原玠敗之金人復至玠與璘復大破之浚將復用端玠與庶共間之乃下於恭州獄紹興元年八月殺之二年遣王似副浚浚聞似來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用呂頤浩不悅朱勝非以宿憾日短之乃召還既至行

在中丞辛炳劾其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四年以趙鼎言召爲資政殿學士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兀朮聞之夕遁五年以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尋命如江上議邊防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由是相率來降湖湘平秦道

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遣使趣歸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座隅六年會諸將於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時趙鼎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從之七年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欲遂終服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

成服俾中外感動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墮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再疏待罪不許劉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劾罷之七年與岳飛議王德酈瓊事不合以張宗元監飛軍及瓊叛始悔不用飛言瓊殺呂祉因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

趙鼎耳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遂罷奉祠言者論之不已遂安置永州九年以赦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十年金人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勛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出西方因極論時事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必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連州二十五年復官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

浚者必咨嗟歎息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檜必欲殺之檜死乃免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數年間虜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莫之爲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疏極言臺諫湯鵬舉劾其倡異議謫蜀恐搖動遠方命永州安置三十一年侍御陳俊卿力言其忠藎帝悟復官判建康府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克斥東來者云敵方焚采石烟燄漲天愼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

岸者孝宗立入見帝改容賜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破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議城瓜洲采石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遂與浩有隙隆興元年以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上召俊卿及浚子栻

趣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爲界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㕘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年少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時史浩主和議浚內奏曰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諜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浚乃使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帝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

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必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每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必令視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以符離之潰乃議和降浚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尋復都督之號帝和議既決遣王之望通問浚疏力辨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

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二年復命視師江淮時浚所招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

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湯思退乃令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亦請解督府乞致仕乃命以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疏言尹穡姦邪必悞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閒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必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枃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

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卒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遍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史臣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呉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豪所以不及亮也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

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第累官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城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戶部員外郎遷司勳員外郎以兩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

無大於是帝爲罷安石配享擢鼎殿中侍御史金人至江上帝幸會稽拜御史中丞疏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建炎四年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鼎言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爲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亦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咨待臺臣

之意而宰相挾持浮言臣之慨因疏頤浩過失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脩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紹興四年拜參知政事尋以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所條奏多爲朱勝非所抑鼎疏言頃者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

下矣望闕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乃以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命劉光世移軍建康光世遣人諷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

忠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則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世忠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鼎言張浚可大用乃除知樞密院事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朕用卿之力也鼎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

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間隔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

俟浚還議之及浚還奏幸建康鼎請還臨安浚請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曰得河南固易能保金人不內侵手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求去益力乃罷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光世旣而酈瓊叛呂祉死浚力求去薦鼎復故官言者論浚不已欲遠竄之鼎言於帝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批謫嶺南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帝旣定都臨安一日內侍發

竹栽入內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入奏帝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召至相府切責之翼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與郡八年秦檜入相帝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帝後謂王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

虜他人所不及秦檜惡鼎居越逼已徙知泉州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檜憾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如張九成等皆指爲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十四年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遂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

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十七年秋八月也天下聞而悲之孝宗立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秦檜齋志以浚縱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初張浚與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

相檜在樞密惟鼎言是從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卒齮齕也至於死悲夫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

自幼豪爽有大志登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置末甲調館陶尉升龍游令通判登州屢著能聲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

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眞定遣數千騎直抵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開門縱擊斬獲無算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同相州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

將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將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氷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手詔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數

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

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因累表勸進王即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與李綱同入對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出知襄陽府聞潛善復倡和議澤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

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

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耳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衞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

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節制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犯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爲統制由是知名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

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前後建議輒爲黃汪所抑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於是帝决意幸揚州澤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建炎二年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遶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

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捕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降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戰破走之乃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敢犯東京澤得金將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復上疏

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三
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
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時澤
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疏曰
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
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
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
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
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
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

乃降詔擇日還京聞虜分道渡河命御營統制韓世忠會澤禦之澤宿兵近甸以衞根本命王彥屯滑州澤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衞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眞定楊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汪黃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澤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汪黃所抑又疑其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積至

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克復可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

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黃龜年 字德邵福州永福人

紹興二年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劾秦檜主專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任已欲阻塞言路書上檜罷并劾檜黨王𣊫

王哂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郎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顯

著者爲多乎章三上遂褫檜職復疏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决而去之速故端夫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眞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乃榜檜罪於朝堂示不復用遷龜年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御史當同司諫詹大方劾之落職居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掖人

幼孤從母王氏依外家學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

第歷官單父丞遷蒲城宰時范汝爲陷建州寇黨焚蒲邑於是拔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矢齊發坐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孟庾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郎奏勑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故墓生業從巡江左饑寒須仆願加存撫可以堅中原徯后之心遷吏部郎擢右正言奏閫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於茲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

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懦兵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爲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爲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爲其妻兄王仲嶷叙兩官次膺劾仲嶷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喚造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喚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檜之妻黨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臣近奏二人繼閏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

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革借使貴達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綱之威戒蒙蔽之漸求去除直秘閣湖南提刑金好成赦書至衡陽疏極陳其詐畧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深慮近覩邸報樞密院編脩官胡銓妄議和好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槀乃知朝廷遽欲屈已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媕婭趨和謬以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棄讐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悅於敵天下

之人果能遂忘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尋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檜死起知婺州孝宗即位趣召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除御史中丞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嫚書肅至意在交兵剏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爲之慮且一出費數十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奏乞籍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贏糧

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回皆以次
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勵精政事次膺每以
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元年同知樞密
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
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
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
以疾力祈免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乾道六年卒
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掛吏議
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不邇聲色雖燕
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以禮自防善別嫌疑雖崎嶇

離亂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上稱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皆言在閩中不受俸祿對曰臣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耳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

風骨偉岸鷙勇絶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以功補一資後以戰功補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伏兵北關堰賊過伏發

追擊敗遁淵歎曰眞萬人敵也遂與定交卒擒臘轉承節郎三年復燕山又從討捕山東河北盜賊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以功轉武節大夫又平山東賊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康王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平魚臺賊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三年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等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他之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

萬可保防守無虞乎在揚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即由海道赴行在苗傳劉正彦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拘世忠妻及子爲質朱勝非紿之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乃白太后封梁氏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

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世忠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帶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刻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直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彦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賊謀主王世脩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於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窟猝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

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亾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詔諸將問移蹕之地張浚等請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

口俟敵歸邀擊之金兵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遂自鎭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會撻懶自維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

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急馳去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閩人王姓獻破海舟之策以火箭射其箬篷烟燄蔽天師遂大潰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帝褒獎甚寵以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范汝爲入建州世忠曰建居閩嶺

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弟以徇擒其謀主及裨將五百餘人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别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盡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請進討江西湖廣諸盜紹興二年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使招之曹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遺詣行在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

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詢問世忠先得
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
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
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囘顧驚潰將士夾擊
大破之忠走降豫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
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數諭詞旨懇切
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
屯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
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
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

度㒺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㒺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金將聶兒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往援俘

獲甚衆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多相蹈藉溺死者撻闢羣臣入賀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兵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世忠至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七年金人廢劉豫世忠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不許及金使來以詔

論為名四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十年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十一年秦檜收大將權拜樞密使岳飛下獄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既不以和議為然及魏良臣使金諫曰中原士民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

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三年封延安郡王二十一年八月卒追封蘄王諡忠武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將吏問疾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戒家人毋諱忠字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呂本中字居仁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

幼而敏悟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酢尹焞游二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脩官靖康中除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常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藉口於後

世從之七年上幸建康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

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荊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諶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滸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諶以統兵之任何耶命遂寢引疾乞祠乃以直龍圖閣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政治得失兵財強弱願詔

有司令無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郞相得甚歡檜
既相私有引用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
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之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
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
不若尊王而賤覇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
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
風御史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賜諡文清有童蒙訓師
友淵源錄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童蒙訓曰事君
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
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

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又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年少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又曰同僚

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之知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嘗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話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

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力難仰他人矣又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又云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

少桀黠難制爻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盡刻爲人形爻
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成誦
不遺一字登第從楊時受學累官司門員外郎金人陷
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
邦昌僞立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二官建炎三年以
張浚薦爲駕部郎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
上書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
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
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

恐非自全之計也今日圖恢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免
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
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
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
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戡大憝者孝
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己求賢信
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
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
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
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

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斸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之虛文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時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

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所養之君子旣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義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疏曰女眞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刼質二聖

此吾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凡詞厚禮
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
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與
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
矣夫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
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乎吾所恨匿吾所畏而
中國坐受此餌旣久而不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
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偹書稱臣厚賚
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聖之故不得不
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適之

理也適觀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張浚自江上還言遣使兵家機權未可遽絕寅復奏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脩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天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既與浚異遂乞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忌嫉者衆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復改嚴州又改永州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乞致仕檜

既卒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譏訕朝政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疎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復元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秦檜擅國絕不與通新州謫命下卽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於世其爲文皆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

家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鳥若鵠飛鳴屋上因

名飛未彌月會河決母姚抱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不能左右射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死士飛應募擒相劇賊陶俊等康王至相因劉浩以見補承信郎從浩解東京圍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對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自是以將畧顯康王卽位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定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

其含忍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薪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

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乞糧不許乃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單騎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與彥有隙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屢有戰功三年賊黃善曹成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敢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補英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

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兀朮趨杭州飛自建康躡之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四年金人攻常州飛四戰皆捷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大破之遂復建康兀朮歸邀擊於靜安鎮大敗之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多賴以免詔討戚方與戰皆捷方遂降乃以爲通泰鎮撫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

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乃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退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人進奔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江州興國軍羣盜皆遁成降偽齊張

用復冦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降江淮悉平俊奏功第一詔進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追至賀州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

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成走邵州三年命飛平虔吉循梅及建昌邵武諸郡飛至虔賊彭友悉衆迎戰飛揮兵卽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江南江西路沿江制置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

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
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
加兵湖湘以殄羣盜乃以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
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
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而死遂復
郢州趨襄陽李成迎戰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
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
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
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
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

復唐鄧州襄漢悉平捷聞帝喜飛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敵時方重深入而營田之議自此興矣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四年十二月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求援於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虜見皋不戰而潰追擊三十餘里金人死者不可勝計五年六月奉詔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

往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表遷武功大夫又設伏擊賊賊走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

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皮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降其衆二十餘萬親行諸砦慰撫之

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於是湖湘悉平六年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屢表乞終制不許乃以爲京湖宣撫副使浚撫師淮上遣飛屯襄陽以圖中原謂曰此君素志也飛累戰皆捷遣牛皐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果然復及僞齊連戰至蔡州克其城又遣王貴等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劉豫窺唐州飛攻破之因奏進取中原不許乃還鄂七年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詔聽飛號

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
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
耳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
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
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
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
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
以委卿飛方圖大舉秦檜主和議忌之不以德瓊兵隸
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
以爲都統而命吕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

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耶卽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累詔趣飛還職命幕屬造廬以請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鎭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

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强弱萬全之效可
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
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時金人欲廢劉豫飛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
朮大驚馳白金主遂廢豫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
長驅以取中原不報九年秦檜議和謂金人將歸河南
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
後世譏檜銜之及赦至鄂州飛又力陳和議之非至有
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
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

隙和議成例加爵賞加飛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乃受命十年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李寶等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將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於京西諸將亦相繼奏捷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

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賊尸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

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陳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西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

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馬陵思謀素號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等皆率所部降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牓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

乞令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乃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乃留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

一年金人分道渡淮飛帥師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郤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兀朮破濠州聞飛至則遁召飛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撫韓世忠軍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不敢前以糧乏休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

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
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
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
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色變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
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
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
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飛
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常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

其主耶元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又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乃刼王貴誘統制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欲使自誣得飛子雲手書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檜矯詔捕飛父子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上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

入廬理既而閱實無左驗詣檜白其寃乃改命万俟卨
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
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
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
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跡又逼于鵬等誣其受詔逗遛
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
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
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
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能平詣檜詰
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歲暮獄不成一日檜手書
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籍其
宗徙嶺南薛仁輔等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
下大理獄死洪浩在金蠟書馳奏謂金人所畏服惟飛
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酌酒相賀云飛忠孝出於天性
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沒遣人訪求凡十八往
返乃獲迎歸母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既葬廬於墓側御札强之數四而後起自有敵難立志
慷慨以必復中原復讐恥爲念臨危誓衆或至流涕士
皆感奮聞車駕所在未嘗背之而坐吳玠敬服欲與交

歡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上欲爲營第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爲治軍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以是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餌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撫其孤或以子壻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等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順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鎭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閒暇則課將士注坡跳壕皆

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每遇敵必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爲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自奉甚薄每與士卒最下者絕甘分少能飲酒至數斗上戒之曰卿異時至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子雲屢立奇功匿不以聞或自朝廷舉行猶辭不已嘗從張所補官追所遇害訪求其子鞠之奏補以官且爲所申雪死難之由人皆義之好禮下士覽經史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帝嘗手書曹操諸葛亮

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以此尤爲檜所忌孝宗時詔復原官求其後悉官之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子雲雷霆霖震雲其養子也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居錢塘

研思經學多有訓解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

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三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置高第乃擢置首選楊時遺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授鎭東軍僉判吏不能欺民冒鹺禁提刑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提刑曰此事在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提刑怒九成即投劾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

念請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對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上問以和議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

附趙鼎遂落職父憂免喪上特與宮觀司諫詹大方承檜旨論其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師致籯金九成曰吾何敢茍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丐祠歸病卒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晏敦復 字景初撫州人元獻公殊之曾孫

少學於程頤登第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師

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髪乃先曷私𢘆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之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與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遷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㢘恥道消毁譽亂眞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

假寵竊權贊鼓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眞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年有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請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畧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倘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

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
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
行句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出異論則事遂
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敦復同尚書張燾
上疏言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
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如淵廷
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
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之門力爲自治自彊之策檜使
所親諭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
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

能屈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人皆以其言爲過至是竄胡銓敦復謂人曰頃謂檜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請致仕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霄宮閒居數年卒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劉錡

錡字信叔德順軍人

父仲武瀘州軍節度使錡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高宗即位錄仲武後召見授閤門宣贊舍人知岷州爲隴右

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見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紹興十年充東京副留守率所部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又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攜孥以行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

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决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錡喜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居

民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
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
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
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
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傅
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
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
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
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
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遣將閻克募壯

士五百夜斫敵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
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
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
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
百人者聞吹嘂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
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衆十
萬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
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
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
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

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言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賊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边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請太子必

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

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摽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

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捷聞授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爲兵不盈二萬金兵數十萬惟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兵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抵廬州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淸溪兩戰皆捷至柘臯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勇士數隊

踰橋臥鎗而坐張俊楊沂中之師俱至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錡與王德夾擊大敗之又追敗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遂復廬州居數日奉詔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命沂中等將兵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

請以步卒禦之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三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曰諜者妄也乃皆還鎮錡歸太平錡自順昌之捷驟貴俊與沂中嫉之至是言於朝曰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知荊南府凡六年軍民安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徵兵六十萬南來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淸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

兵連河岸以扼之以舟渡眞揚之民於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於皁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設伏林中金人旣入伏發敵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詔錡還鎭江專防江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汜禦之敗績錡憤懣病益甚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過鎭江詣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乞還提舉萬壽觀三十二年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論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史臣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焉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與韓岳齊名誠宋之良將也因劉汜之敗發憤嘔血而死非憂國之至者能如是乎惜其為秦檜所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時方倚以為重而錡乃告終矣詎不深可嘆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

劉子羽 字彥脩崇安人忠顯公韐之長子

天性孝友接人樂易輕財重義振人之絕為政發姦擿伏如神長於用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算許國之誠至沒而不懈宣和末韐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遷衛尉丞韐守眞定辟從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遁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京城不守韐死之既免喪除祕閣脩撰召赴行在除樞密院詳檢文字建炎三年范瓊自淇州入朝悖慢無禮張浚將發川陝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招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

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
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
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衞以後兵送獄光世出撫
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
瓊耳衆皆曰諾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奇其才宣撫川
陝辟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軍子羽薦
涇原都監吳玠及其弟璘之才勇浚皆用之時金人將
至浚將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力言其不可浚不從師
潰於富平金人乘勝而前浚退保興州人情大震或請
徙治夔州子羽叱之曰此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

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
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
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
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亾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𡏖而
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
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亾將諸亾將聞命
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請遣
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
有備引去紹興二年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

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人繞出玠後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間道會子羽子羽留共守三泉玠以關外蜀之門戸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寛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

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子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撤离喝既至鳳翔遣十八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饒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所攻死傷十五六疲癘且作亟遁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五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八年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復元官知鎮

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㐌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言官論罷之十六年卒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教之卒為大儒云子珙自有傳

趙立字　　徐州人

政和中隸本州武衛軍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來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補本軍都虞侯王復守徐州時金人已盡得河北所至望風退避復率軍民力戰命立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飛矢三

中兵刃瘡拔矢裹創洒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卮酒以賜及城破復盡室遇害立爲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尸慟哭而掩藏之知賊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賊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軍聲復振誘團鄉民爲兵歃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威震諸軍賊遁去遂推立爲長立拊循其民召使復業又奏爲復立廟城中建炎三年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將赴楚州乃以兵邀於淮陰立麾下勸立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

四十里至楚州城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金撻懶圍楚州急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被圍既久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覘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

旬餘城始陷立爲人木强不知書忠義出天性視虜如讐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知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諡忠烈

胡銓字邦一聲州廬陵人

登第授撫州軍事判官轉承直郎父憂歸紹興五年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脩官八年宰臣秦檜主和金人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

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使虜決可和盡

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亾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

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為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救之乃以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師古坐流袁州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許銓謗訕怨望謫吉陽軍檜死量移衡州孝宗即位復奉議郎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應詔上書數千言且言堯舜明

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耳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詔以和戎遣使詢於庭主和者半可否者半銓以爲必不可和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

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二年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以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其故有三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不成則有可賀者十請爲陛下極言之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

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亾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内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災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

一旦叛盟刦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倡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不肯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

迄今府庫無旬日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巳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巳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又有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廪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過望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

虜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

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放流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乾道初以爲工部侍郎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卽位九年復禹之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與外祠陛辭猶以

歸陵寢復故疆爲言淳熙中復元官進端明殿學士召歸經筵以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有澹菴集行世

DS
734
.L8
v.19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讀外集　　張采

外集次道學名臣言行夫道學曷昉伊川論顏子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故曰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訖於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迺自道學說起弊乃有三師門各競一也僞流倣襲二也授人彈端三也三弊而道學爲智者諱然濂洛以來世不常治迺而三綱攸明五倫時敘謂非諸儒倡贊之力經緯萬禩者乎然朱子所集以時考之則濂洛二程其世也何以舍是曰諸儒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孟子所謂大人天民固流

亞若名臣其上者則社稷臣耳以目諸儒不蒙矣乃李氏集之而稱外者何或曰名臣之外焉耳則所以內之也夫朱子著太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蘊又何事詹詹言行爲且諸儒不易傳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焞問朱公掞所論雜說如何伊川曰我在何必觀此葢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毫釐千里故程氏每勸人靜坐張子厚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夜危坐子厚著西銘主於踐形復性堯夫脫去世網與天爲徒此豈結跏禪寂者固知動靜相因體用一貫由其道者可以審矣審爾則何途夫學必

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事功不辨何由明道今永嘉之學爲雅流所戒而凡屬高明無不旁引緇徒希心內典名曰頓悟實則禪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奚啻鵝湖所詆斥歟故朱子教唯務實先之下學集近思錄輯小學書誠哉學者飲食裘葛也李氏斯錄亦倣小學近思之意爲中下人地使有志學道者察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向往得踐履由是而之其庶幾焉不然適嗣三獎幼武氏之書且爲濫觴矣

宋史道學傳序卷目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書脩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

而秉之幾至大壞千有餘歲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

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卷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

卷二 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卷三

朱熹 張栻

卷四 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illegible]

登[illegible]人

[illegible]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目錄

李氏原本　後學浯村朱𣚴　瑞仔重校抄錄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張戩字天祺長安人載之弟登進士官御史裏行

邵雍載後集

呂希哲

范祖禹載後集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登進士仕至集賢院學士

劉絢 字質夫河南人以廕補官仕至太學博士

李籲 字端明洛陽人登進士官祕書省校書郎

呂大忠 字晉伯京兆藍田人大防之弟登進士官寶文閣直學士

呂大鈞 字和叔大忠弟中進士乙科官宣義郎

呂大臨

蘇昞 字季明武功人以呂大忠薦召爲太學博士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劉安節 字元承溫州人登進士官太常少卿

尹焞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學於程門未仕

馬伸

孟厚字敦夫洛陽人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

周行巳字恭叔永嘉人

王蘋字信伯平江人賜進士出身官祕書省正字

李郁字光祖光澤人舉遺逸官承務郎

胡安國

胡宏

胡皇

劉子

劉勉之

李侗

朱松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魏挺之字元履建陽人後改惔之舉遺逸賜同進上身官大學錄

劉清之字子澄廬陵人登進道知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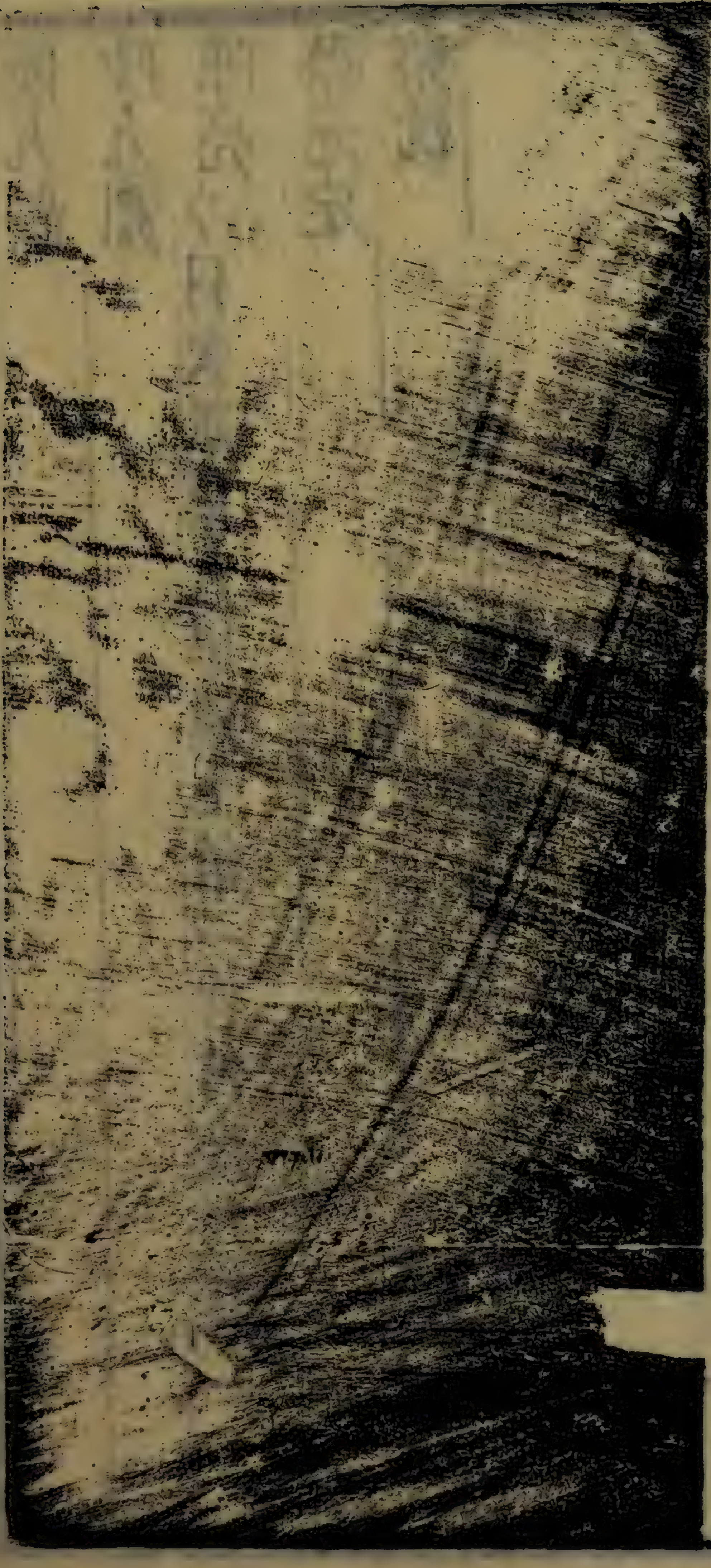
陸九齡

陸九淵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舉進士第一官節度判官

蔡元定

蔡沈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

後學浯村朱桓拙存
重校節輯

外集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呂希哲
呂大臨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尹焞
馬伸　胡安國　胡宏　胡憲　劉子翬
劉勉之　李侗　朱松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陸九齡　陸九淵　蔡元定　蔡沈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

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常鈎游其土吟風弄月至今父老能言之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景祐三年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試將作監簿後爲分寧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獨與力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悟囚得不死移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

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衆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

將收用之未及而卒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邀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

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朱晦菴曰自孟氏沒而聖道不傳俗儒之學內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所以脩已治人者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今葢千餘年矣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先生之功為大矣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

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已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

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

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立祠南海於是迎

其神至龔珦使詣之曰此過得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道流而上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熈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惟恐後獨抗議指其未便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爲人慈恕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

其夫迎以歸教養其子弟如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鄠縣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錢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再主上元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顥捕而脯之使民不惑令晉城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乃爲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

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以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

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未嘗一語及於功利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陟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出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曹村埽決謂郡守劉

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鎭印付之立走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知扶溝縣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剽焚患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監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

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

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嘗言冃㬥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又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劉安禮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要在腔子裏嘗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

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才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

孝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顥之弟

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大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

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亾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

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之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

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詩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德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對

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
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
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
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
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
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
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胡宗愈
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
監久之加直祕閣力辭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
聖中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復其官又奪於崇

寧大觀元年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
中庸語孟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
師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嘗言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
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
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
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
書庶幾有補耳故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嘉定中謚正
公淳祐中封伊陽伯從祀孔廟嘗言曰冠婚喪祭禮之
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
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畧

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又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治喪不用浮屠又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如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又曰居是邦不非

其大夫此理最好又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又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

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

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嘗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藉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嘗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凡看語孟且須熟讀

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
三書切己終身儘多矣讀論語者但將子弟同處便作
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
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自變氣質嘗看詳學制大
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
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
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
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
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
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

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

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

求於是盡棄異學嘉祐二年登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對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所語寖不合乃移疾歸屏居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嘗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理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

為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
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
法者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
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畧可復古宜
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
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卒貧無以斂門人爲奉喪還載
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横渠先生著書號
正蒙又作西銘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
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朱晦菴曰熹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

覺其義之深旨之遠而近世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爲之贊曰蚤悅孫吳晚逃釋老勇撤臯皮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嘉定十三年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嘗言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

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又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又曰事親奉祭不可使人爲之又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又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又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又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又曰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公著長子

為人樂易簡儉有至行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專務古學安石欲用為講官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

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暗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嘗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下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不拜紹聖黨論起言官劾罷之謫居和州徽宗立召爲祕書少監改光祿少卿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

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父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其子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閭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焦先生嚴毅方正正獻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畧降詞色

時公方十餘歲內則父母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嘗自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徐疾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又言凡與交遊書問其祖父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

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欵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諱自言自少官守處未嘗于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晚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呂大臨 字與叔京兆藍田人太鈞大防大忠之弟

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號程門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

以欺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葢未之思爾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十規以養德厲

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聚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

身方之所好豈世之所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謝良佐 字顯道壽春上蔡人

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呂大臨楊時號程門四先生登第後建中靖國初官書局官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伊川稱爲切問近思之學與伊川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子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罪過方

有向進處嘗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又云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朱晦菴曰上蔡爲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程課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倡明道緒

人之綱領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

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登第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録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晩得監察御史歴知和舒濠三州而卒伊川稱其德宇睟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酢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爲世儒之

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中庸語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楊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

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登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

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顥死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頤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張載著西銘二程深推服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蔡京欲收人望會使高麗者還言國主問龜山安在乃君

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入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遂陳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

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衞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入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蓛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

戰署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今日之勢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葢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郭李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羣朝

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馳貫吾心腹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

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時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以逾卿遂以兼國子祭酒疏言

蔡東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言其爲害當在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不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

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夫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驕費而不侈之說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韓維

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乃改徽猷閣待制陛辭猶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立除工部侍郎兼侍讀入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學得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

九十日所論列皆切於[illegible] 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illegible] 黃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教學者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若工無用之文徼倖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陽人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沒聚待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尙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處士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搢紳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賜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陽闔門遇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以禮聘不從以兵恐之乃自商州

奔蜀至閬謂程頤易傳讀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以自代授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詔給行資遣漕臣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絶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篤浚薦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浥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

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始就職今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侍臣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使議和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昔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

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讐與之和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又移書秦檜言

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
怠侵尋朘削天下有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
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
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
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狠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
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
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
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
不報於是固辭新命九年以嶽獄閣待制提舉萬壽觀

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

仁匹去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放歸田里乃以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致仕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葢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

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不樂馳騖每調官不擇便利得第爲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誘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塗假寐以

達且嘗平使者蚤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薦於朝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程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顧忌媢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

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擢監察御史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以兵脅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緘制官

吳革起議募兵圖復二帝伸與其謀邦昌既僭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爾欲吾稱臣耶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畧曰相公服事累朝為宋輔臣此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偽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昧耶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

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於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迎而立之相公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讐脅污當時不能死節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久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羣心孤疑道路混傾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游說康王姑

今南遁爲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若以愚
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過此以往則包
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偈日待期而陰結寇讐合
從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
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裒
議迎哲宗孟后垂簾追還僞赦遣馮澥等迎康王時王
及之等猶請籍龍德宮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
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
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帝遠
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

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力爭乃止高宗即位知其有志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御荊湖廣南所過諏察吏之賢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於朝自湖廣還將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事疏草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等七人結爲死黨附耿南仲倡爲和議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覿受金人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不報又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眞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

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
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
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章諸臺
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闓以言事被逐
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
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
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己助其毀
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
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
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

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由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已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撫其所爲豈不孤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改衛尉少卿辭不拜旬日謫濮州監酒稅時用

事者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伸勇於爲義而所蘊深厚恥以自名凡有建明輒削其藁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涖事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山東巳擾家尚留於鄆嘗稱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

胡安國 字康侯崇安人

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

輿論經史大義深器重之登第廷試考官定爲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易置之哲宗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政和元年提舉常平學事二年丁内艱移江東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趣至京師以疾在告欽宗召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

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著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詔大臣各令展盡底蘊書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中興可冀每臣僚登對上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

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上歎息除中書舍人何㮚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强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部太輕理宜通變一旦遽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既有捍衛之勢又無尾大之虞一舉兩得矣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

之夫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耿南仲何㮚擠之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去旬餘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憂之安國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獻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恤民立政覈實立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

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鎭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於掃除讐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為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居旬日以疾求去上曰聞卿深

於春秋方欲講論乃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上稱善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不得請則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其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稱勝非處苗劉之

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之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不問又加遷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落職提舉仙都觀五年以纂脩春秋傳成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學名世公卿大夫所欽

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論其學術頗辟除知永州辭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諡文定安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没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對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

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少欲以文章

自名既學道乃不復措意負傑出之姿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燕閑獨處未嘗釋卷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讌集雖夜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斯可爲政不

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脩身以男女飲食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嘗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

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士子來學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嚮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沖澹容貌雍穆年寖高且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家世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子寅宏寧

胡宏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爲大憂者蓋良心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寧

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
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
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試於此時沉思靜慮
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慊
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
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
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富貴哉而瞽瞍猶不悅自
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慼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
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
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於讐敵

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儀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茲矣夫以疏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嗌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耳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取中原嚐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

恥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仇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讐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版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爲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幷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

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棲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勢利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脩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救禍亂而致升平乎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

於前焉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太學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愈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

天罔人以大讐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夫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欺罔孰甚焉初以蔭補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

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致治之蓍龜也宏嘗言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

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

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與劉勉之陰習誦學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高仰之呂本中等以其行誼聞於朝上特召之以母老辭折彥質又言於上趣召愈急力辭乃賜進士出身差添建州教授猶不赴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手書開譬甚力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

親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迺致併叅學政學者自是大化以母年高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祕書省正字旣至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卽求去上嘉其忠詔與祠歸憲與劉勉之朱松友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先生

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其讀書不務自爲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黏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劉子翬 字彦冲崇安人韐之仲子

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爲承務郎辟眞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狃閩境與郡將盡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

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illegible]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以熹託子翬乃熹請益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卽渙然有得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以家事指示葬處計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脩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自號病翁學者稱

屏山先生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誰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至家卽邑近郊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生和處勉

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皆敬慕之隱居不復出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以息女歸之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李侗 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

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

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敎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

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如春風發物葢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倘之愚鄙徒
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今日拳拳欲求教者謂
所求有大於利祿也倘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
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沒世不知慮豈
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倘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
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祿之
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

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擾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事之得

其歡心閨閫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問答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敎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累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語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

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

得其傳沙縣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

厥幾焉

朱松 字喬年婺源人

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文清新灑落無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文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發爲議論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斥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

蚤夜其間以自警飭又念國步日艱數建言宜復武舉貴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選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又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然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秦檜怒之愈甚遂使言者論之罷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之職屏居建溪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鈔口誦不懈益虔性孝友與人交重言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薦如不及至於邪佞嵬瑣僭賢附勢之流則鄙而遠之施於吏治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

無所顧避晩屬疾王書訣所善胡憲劉勉之子翬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

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傅授以孝經即了其大義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韋齋先生疾革囑曰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沖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因奉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

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
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脩
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直
嶽廟明年輔臣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
言上封書曰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
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
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
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性情又頗留意
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
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

郎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因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史浩

薦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郡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
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
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六年夏旱詔求直言
上疏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
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
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
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
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

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然之詔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浙東大饑以王淮薦改提舉浙東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輻集

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直徽猷閣疏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

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而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乞奉祠歸鄭丙陳賈皆疏沮之奉祠者五年十四年淮罷相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以疾辭不許入奏事或

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又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

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知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淸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昪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嘗與論易西銘不合至是劾罷之仍命江西提刑再辭免既歸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身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

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

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之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

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稱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

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得以窟

穴盤據於其間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淅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

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葢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

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

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器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謬哉凡此六事者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光宗即位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

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
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
釋氏男女娶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悉
禁絕之明年以子喪請祠史浩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祕
閣脩撰紹熙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
故有知譚州之命嘉王府翊善黃裳自以學不及熹乞
召爲宮僚直講彭龜年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
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
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寧宗卽位首薦熹者趙汝愚
遂召入在道聞泰安朝禮尚欽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

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幸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乃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

溫清定省之禮嫡統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服熹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法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數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詔從之時韓侂胄用事熹以爲

憂屢為上言又以手書啟擢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政汝愚以為易制不以為意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疏奏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內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慶宮慶元元年以疾乞休致詔仍祕閣脩撰家居自以蒙累朝知

遇之恩且尚帶侍從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二年御史沈繼祖受胡紘疏草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家故貧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乞斬熹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與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

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六年疾革手書屬其子及門人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嘉定元年謚曰文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初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一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

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
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
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
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最知名者黄榦李
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黄灝蔡沈輔廣

張栻字敬夫綿竹人浚之子

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
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
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

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年少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使其無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入淮甸中外大震朝堂猶主和議時浚已沒栻營葬畢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與

縞素之師然旋遣王昂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覆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自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不報久之

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改嚴州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

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權起居郎入見上曰卿知敵國

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對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切見比年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畀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

上疏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嘆息褎論兼侍讀讀詩至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栻極諫其不可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

始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
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
臣之怒事得寢在朝未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皆脩
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近
習尤不悅家居累年詔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
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
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
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除荊湖北路轉運副使
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
首劾大吏之從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相捕

告以除罪盜皆遁去郡瀕邊由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
栻以禮御諸將得其驩心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
功輒補官士咸感奮病且死猶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
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爲人
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
不以人主意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
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帝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
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
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所至郡暇日召諸
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敎大抵以正

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
聖賢之祀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
成知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
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
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
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
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開封人

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
遊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登第爲南外宗敎遷太學

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入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大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

庵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照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諮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屑屑至躬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議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來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訣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

代者有覼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儆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韓范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以皇朝文鑑成除直祕閣主管沖祐觀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

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祀之朱晦菴稱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古君子尚或難之而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

陸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

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婚喪祭儀行於家九齡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與黃老不事禮法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遊獵登進士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

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勿入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以繼母夏氏去服除調全州得疾對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卒贈直秘閣謚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脩禮樂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有來問學者從容啓告人人

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爲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郤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遣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以訓訓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

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學者稱梭山先生九淵字子靜生有異稟三四歲時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

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第後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調靖安縣主簿毋憂服除改崇安以薦爲國子學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

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
當親細事帝稱善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所駁詔主管
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
扶杖觀聽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
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
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
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
我註脚光宗立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蚤暮皆得至
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進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
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

風俗惟不可訓者始置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

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患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卒於官謚文安初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至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

蔡元定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

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

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
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
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
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
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
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當國設僞學之禁臺
諫承風專肆排擊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熹幷
及元定遂謫道州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
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
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

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得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行三千里郴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簡儀者亦心服拜謁執禮甚恭或勸其宜謝生徒者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

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稾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陳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字仲默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

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始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

辟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居楚粤窮僻處父
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歸有遺
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
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
物色將薦用之終不屑就

DS
734
.L8
v.26

續宋名臣言行錄敘

續集者何續理宗以後諸賢也閒及於理宗以前者所以補李氏續集別集外集之遺也夫紀載極難朱子載趙普程琳王安石後人且嘖有煩言而李氏續[redacted]載一降虜之宇文虛中意何居耶宋室人材之盛冠越古今迄乎末造慷慨捐軀從容殉節君子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然而綱常不墜義烈長存則又足以維乾坤之正氣而見廟堂培植之深獨怪夫登進公矣求賢切矣而用一君子必參以小人至南渡後而更甚顧權奸僉辱而氣誼不衰儉佞傾危而貞操彌固上好利而下不

貪上偷安而下忍奮似乎盂圓水圓盂方水方之說有不盡然者錢若水有言曰高尚之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文文山危苦萬端始終一節以一身收全宋之局而三百年尊賢敬士之報千古爲昭不亦尊朝廷而爲士林生色耶或曰文山爲宋狀元立身報國固應如是獨不思留夢炎亦狀元也既靦顏而降元及王積翁等欲合宋官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獨夢炎持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其謀身固寵之術如

是廉恥道喪獨非大科中人乎竊願衡人者毋以科名
詡詡貽笑名臣也
乾隆歲次戊寅新秋語村朱祖拙存氏書

宋名臣目錄

浩村朱桓拙存編輯

續集

張綱

王剛中 字時亨饒州樂平人舉進士第二官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謚恭簡

鄭樵 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博學著通志召爲樞密院編脩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世冠祿

虞允文

辛棄疾 字幼安歷城人由掌書記累官龍圖閣待制德祐中追謚忠敏以稼名軒有稼軒集行世

王十朋 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舉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謚忠文

陳俊卿

劉珙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舉進士第一官端明殿學士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登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官左丞相封益國公謚文忠

黃洽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登進士官禮部尚書兼侍讀謚文簡

葉適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官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劉光祖

柴中行 附王介

邱崈字宗卿江陰人登進士官同知樞密院事謚忠定

趙汝愚

羅點

黃裳

呂祖儉

呂祖泰 附李祥

葛邲

彭龜年 字子壽清江人登進士官寶謨閣待制謚忠肅

袁燮

畢再遇 字德卿兗州人以父進恩補官累官武信軍節度使謚忠毅

婁機 字彥發嘉興人登進士官參知政事

婁㷆字晦伯建陽人登進士官工部尚書謚文簡

員德秀

魏了翁

趙方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以功累官右丞相兼樞密使進爵國公卒年八十一謚忠靖方之子

孟宗政

扈再興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以父偉任累官吏部侍郎

崔與之

孟珙

黃幹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廖德明
李燔
輔廣
陳寅
劉鋭

曹友聞 字允叔栗亭人登進士官眉州防禦使驍衛大將軍與元人戰死之謚曰節

杜杲 字子昕邵武人以父穎任官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

游侶 字景仁南充人登進士累官右丞相兼樞密使

陳塤

徐元杰 字仁伯上饒人登進士官工部侍郎論史嵩之起復言甚切直得疾暴卒謚忠愍

洪咨夔 字舜俞於潛人登進士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

王伯大 字幼學福州人登進士官左丞相封惠國公

吳潛

謝方叔 字德方威州人登進士官左丞相封惠國公

王應麟

何基
王栢
沈煥
楊簡
舒璘
陳元桂
李庭芝
江萬里
馬廷鸞
張順

張貴
張世傑
范天順
牛富
汪立信
張珏
邊居誼
趙昴發
唐震
李芾

尹穀

陳文龍

陳瓚

密佑

姚訔

陳炤

王安節

米立

姜才

洪福

徐應鑣
馬塈
鄧得遇
趙時賞附劉沐等
文天祥附尹玉等
謝枋得
家鉉翁
陸秀夫

節錄名臣言行錄

宋續集上

張綱　虞允文　陳俊卿　劉珙　黃洽
葉適　劉光祖附柴中行士介　葛邲　趙汝愚
羅點　黃裳　呂祖儉　呂祖泰附李祔
袁燮　真德秀　魏了翁　趙方　孟宗政附扈再興
崔與之　孟珙　黃幹　李燔　陳淳
張洽　李方子　輔廣　黃顥　廖德明
陳寅　劉鋭　陳塤　吳潛　王應麟
何基　王柏　沈煥　舒璘　楊簡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

入太學以上舍及第。徽宗知綱五中首選。除太學正。遷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溷殽。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也。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後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合。擠之去。久之出爲兩浙提刑。累官給事中。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卧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古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

理精深實啟朕心擢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高宗幸建康朝行宮孝宗登極詔所在州郡存問卒年八十四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諡文定後改章簡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

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嘗立既天朝夕哭墓側念父之鰥且疾跬步不忍離左右凡七年始應試登第通判彭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

檜死以薦召對詔八君必畏天法祖安民又論上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佞以致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則賦苛納之弊除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時湯思退以敵和好罷邊備不問允文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預思備禦三十年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見運糧造舟者多還奏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時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奏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

結中官宣和明受厥監未遠上悟罷之金主亮欲得淮南諸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羣臣議出兵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禦襄漢上流亮從汴允文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荊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金兵號百萬渡淮中外震恐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王權自和州遁歸劉錡回鎮江兩淮盡失亮至

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廷命成閔代鎮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旣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亮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

十艘直薄官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破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縱上流别遣將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復大敗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王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與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

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軍趨揚州顯忠至采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趨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等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聚材攻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死敵退屯議和允文還朝帝慰藉嘉嘆曰朕之裴度也乃以爲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

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吳璘經畧中原孝宗受禪朝議言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史浩主其說遂欲棄陜西允文上言曰恢復莫先於陜西陜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乃罷知夔州明年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也乃以知太平尋以爲湖北京西制置使湯思退主和議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思退怒出知平江隆興二年金兵復至

上悔不用允文之言以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參知政事尋罷六年拜右僕射同平章事以人才爲急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允文請帝還內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意沮而退八年帝命選諫官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力爭之不從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淳熙元年卒贈太傅諡忠肅允文天姿雄偉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

致身臺閣曉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陳俊卿 字應求興化人

登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明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從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公時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異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已乃以通判南劍州檜死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

特立累官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
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操
騎將作士氣則紀綱立而號令行矣湯思退專政俊卿
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思退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宜置之
憲典務奉祠又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竊聞讒言謂
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反
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上悟時金主亮已死廷
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
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

則國威彊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立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帝志在興復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充江淮宣撫判官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此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和議決詔璘班師亦召俊卿還後張浚出師邵宏淵兵潰於符離乃罷浚都督改宣撫使詣揚州俊卿疏

曰浚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爲示罰可
也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
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
爲宗社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帝
悟復浚都督俊卿累疏請祠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言
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
有才當察之授吏部尚書時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
俊卿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
戒帝感其忠拜同知樞密院事尋參知政事劉珙忤旨
詔奉外祠俊卿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

德事今珙以小事發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
國家之福帝納其言以俊卿爲右僕射同平章事疏曰
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
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
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
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
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
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而使大兵屯要害
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

以壯聲勢帝是之帝御弧矢傷目月餘始視便殿疏諫日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陛下憂勤恭儉清静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者蓋志圖恢復耳誠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付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馳射於百步間哉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

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帝手札諭之乃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大事必計其萬全俟一二年後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悞國事帝不悅乃請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淳熙五年判建康府自興化過闕入對極言曾覿王抃甘昇招權納賄薦進人才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對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壞朝廷紀綱

敗天下風俗廢有司法度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去進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八十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方屬疾手書納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及卒贈太保謚正獻孝友忠信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劉珙字共夫崇安人子羽長

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吏部員外郎置令式處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權中書舍人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鄰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習行疲怠殺其數輩外迎之

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共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賊黨執李金以降命納兵給據歸田里上諸將功狀有差上悅召還初八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言於上曰世儒多以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

學告之知其必致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拜同知樞密院事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帝可其奏拜參知政事龍大淵曾覿既被逐大淵死上憐覿欲还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稱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因請罷珙爭之甚力遂罷奉外祠尋以為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為荆襄宣撫使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

三代末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
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
之也今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
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乃上疏刻奏畧曰天下
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
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
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剝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
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
大抵濶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
畫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

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搗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矣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服闋除湖南安撫使淳熙二年以爲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明年進觀文殿學士疾革遺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亮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手書訣栻與朱熹皆以未能爲國報

雪讐耻爲恨卒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鎭民愛之如父母聞訃罷市巷哭相與祠之

黃　洽　字德潤福州侯官人

以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推官孝宗勵精求治召爲大常丞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爲謀上矍然洽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除侍御史上以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視安集洽奏曰使者一出

官吏假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而社稷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而天下治上皆嘉納除御史中丞盡言無隱然未嘗攄擿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帝深然之除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光宗時進

資政殿大學士乞歸田詔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慶元六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敏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容求福報哉

葉　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

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爲文藻思英發登第後累官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

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眞難眞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爲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黙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讐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復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朋望者誰乎此人才之

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能用賢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帝讀疏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疏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

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

不報光宗嗣位官尚書右選郎官時帝以疾不朝重華
宮者七月事無大小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
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
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
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
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
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
疑惑不報既而寧宗即位凡表奏皆趙汝愚與適裁定
遷國子祭酒先是孝宗不豫光宗不詣重華宮羣臣至
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

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汝愚憂危不知所出用適議與知閤門事韓侂胄等奏太皇太后奉寧宗即位汝愚八相欲推功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力求

補外除大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爲御史門紘所劾
降兩官後知泉州入對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
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
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
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召權兵部侍郎時有勸侂
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啓兵端適奏曰甘
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
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
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
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而就彊爲問罪驟

興之業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畏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其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脩實

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微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

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

下蜀西護溧陽東連饒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則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眞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佐胄適

誅言官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嘉定十五年卒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劉光祖 字德脩簡州陽安人

登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大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閒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光宗紹熙元年拜殿中侍御史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

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刓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illegible]幸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illegible]言臣始至時聞有識貶道學之說而[illegible]分遠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illegible]定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illegible]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中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

請其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

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
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
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
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
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
人材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
以排擊爲能哉求去不已除直祕閣江西提刑寧宗立
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陳謹始五箴論人主有六
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
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

佞難違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郎朱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整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之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罷相韓侂冑擅權目士大夫爲僞學

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逹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奪職諭居房州久之起知眉州進直寶謨閣主管充祐觀吳曦叛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請行營田前日刬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旌死事奬名節以激忠烈之心俄胥誅遷京湖制置使以寳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求言奏女真乃吾不共戴天之讐天亡此讐送死於汴陛

下爲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蘭會求通欵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我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地乎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五年卒贈華文閣學士謚文節時道學之禁嚴紹熙元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卽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議少

沮寧宗時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也紹興元年進士由推官調江州教授廣西轉運使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之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師而稱人爲恩主恩祖心竊恥之毋汙我嘉定初官太學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

之氣未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宜舉行先朝痛懲贓吏之法累官吏部郎立志敢廸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弊擢宗正少卿疏言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至邊烽告急失地喪師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

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如此再沮壞耶又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為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并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逼者掩以為誣直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州以言罷理宗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卒王介字元石婺州

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官集英殿脩撰知慶元府兼
沿海制置使卒謚忠簡

葛邲 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

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邲少警敏人
以國器稱之以蔭補上元丞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
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器重之登進士除國子
博士遷右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
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榷歲增之弊謂
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
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巳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

額官吏不增賞賚少蘇疲氓皆切中時病歲旱求直言疏曰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戸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宜精其選除刑部尚書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材擇監司明法令帝嘉納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人知之寧宗立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有體邲曰崇大

體而備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巳其實踐如此得疾除少保致仕卒贈少師謚文定

趙汝愚 字子直宗室居饒之餘干縣

父善應字彥遠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巳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哀毀骨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聞四方水旱輒憂形於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涕泣不食縈曰同

條會宴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爲子婦同僚死不克葬子儀食他所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煑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人稱爲古君子既卒陳俊卿題其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舉進士第一僉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上稱善光宗紹熙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尋知院事五年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丞相留正請建太子不許留

正稱疾遁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汝愚憂危不知所出乃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遣知閤門事韓侂胄因內侍以白於太皇太后久之乃得命汝愚乃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禫祭嘉王謁告不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

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心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汝愚率同列再拜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民心悅懌中

外曼然汝愚之力也詔權兼參知政事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尋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浸見親幸竊弄威福朱熹爲帝切言之復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乃以李沐爲右正言使劾之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又以謝深甫言命提

舉洞霄宮侂冑忌之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用何澹疏落職又以胡紘言安置永州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暴卒天下聞而寃之侂冑誅盡復元官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謚忠定理宗朝追封王錫汝愚學問有用嘗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等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登天後翼嘉王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議者遂以爲罪云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

六歲能文登進士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歲旱求言上封事謂今日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可也自旱暵爲災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容而後決如此則治象自著而亂萌自消矣孝宗立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使金告登寶位曾金有

國喪追黜易金帶黜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不當稱寶位黜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曰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啟告黜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

驕奢而隄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宴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光宗紹熙三年長至節將朝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曰陛下已蠲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凊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

自解於天下名對便殿言近者中外相傳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遠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請先過重華宮曰陛下事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

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志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二心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壽皇不豫隨宰執進諫上拂衣起宰執引帝裾泣諫點亟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慟哭而退越二日詔入對奏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對且言

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請
上奔喪許而不出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
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
及面對日奏不預焉寧宗嗣位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卒贈太保諡文恭黙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
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
黙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黃裳 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

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
迥出流輩選國子博士光宗登極進對謂中興規模與

守庶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亙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統之五鎮強則國体重矣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

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光明義端會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以寶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嘗苦

諫至是以入事之日為奏曰念慁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乃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完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焫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毋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毋乃以衛輒之

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順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貴善本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馭國閫之將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

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不須疑者以爲可疑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疏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救王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

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
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
事壽皇臣將何説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
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改禮部
尚書兼侍讀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
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
心之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
講畧舉已行之事言之陛下初理萬幾委任大臣此正
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
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

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奬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奬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

自由陛下能不喟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三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者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乃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袤先事言之及疾革

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贈資政殿學士謚忠文裳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羅點卒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呂祖儉字子約陽封人祖謙弟

受業祖謙如諸生初監明州倉會祖謙喪不上既終調衢州法曹以薦除籍田令通判台州寧宗立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淸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

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緘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闒之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

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云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寡也疏上東擔待罪有旨安置韶州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方祖儉之謫也朱熹與之書以不能言而愧嘆報書曰在朝廷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從弟祖泰字泰然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所吝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

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没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大有勛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

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强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程松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旣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疏言之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耶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道出潭州侂胄使人迹其所在乃匿襄郢間侂胄誅詔雪其寃特補上州文學

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寨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目無以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李祥字元德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寧宗時爲國子祭酒趙汝愚去國疏爭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劾罷之卒諡肅簡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

生而端粹專靜少[illegible]　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
登進士調江陰尉[illegible]　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
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
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
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寧宗即
位累官司封郎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
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
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
思龜年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
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

剴切崇奬朴直一龜年雖没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聖訓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返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除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罷之奉祠以卒學者稱潔齋先生謚正獻

真德秀字希元建之浦城人

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登第授南劍州判官中詞科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冑已誅德秀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覘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

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淸議所容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紘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惡三年遷祕書郎乞開公道塞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壘盜方張之銳明年遷著作佐郎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權直學士院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德秀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

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六年遷起居舍人請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時金人屢督歲幣德秀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

所在獄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姦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强敵更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

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向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德秀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讎時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八年乃以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國家之與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値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

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啟衅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衅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與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無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

朽壞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懲遹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

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實則公論
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
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江東旱蝗廣德太
平爲甚乃親至廣德與太守便宜發粟振給竣事還直
姓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
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知泉州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
示姓名人自詣州大家爲閭里蠹竊繩之有訟田者至
焚其券不敢爭海寇逼城乃親授方畧擒之遍行海濱
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毋喪歸十五年以湖南
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頤胡

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立惠民倉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月試諸軍射損其包易之利及官田租以爲營中贍給之資理宗立召直學士院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爲巴陵郡公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

去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熈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雖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對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猝耳對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又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位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饋賂公行薰染成俗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

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賜加咨訪帝問廉吏以知袁州趙政夫對帝擢爲監司帝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祖孝宗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儀寖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寖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告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韓侂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使言官劾其所主濟王贈典遂命提舉玉隆宮又劾罷其祠祿梁成大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益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端平元年帝因民望召爲翰林學士乃以大學衍義上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

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上嘉納焉二年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三疏乞祠上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

矣果至則又塡塞衆謗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旣衰矣然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魏了翁 字華父邛州蒲江人

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穎悟絶世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慶元五年登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節度判官盡心職業嘉定二年召爲國子學正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

佹冑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憂駭而不敢言了翁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洶洶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强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盡亦急於內脩以遏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尋以起居郎召以史彌遠入相力辭召命歸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以化善俗為治首

錮積逋二十餘萬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耈簡拔後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俗爲之變士論大服及爲潼川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議從之行遂寧郡事增陴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毋憂歸十五年召爲司封郎中輪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

以在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十七年遷起居舍人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訣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繇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嘆其言剴切無所避忌而時相始不樂矣理宗立遷起居郎時上

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論人主之心義理所
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鬼神也陛下
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毋見羣臣親講讀皆隨
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
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
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以爲久安長治之計會濟王黜
削以死了翁與胡夢昱等請上厚倫紀以弭人言言官
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
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
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

有也彌遠死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上讀之感動端平元年命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又論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反覆利害之端

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遂言了翁知兵體乃以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祭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以吳潛為參謀官甫二旬召還蓋在朝諸臣始謀假此以出了翁既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前後皆非上意也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

毀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嘉熙元年以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表拱手而逝遺表聞贈太師謚曰文靖

趙方 字彥直衡山人

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交方遂從栻學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

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知隨州旱蝗相仍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寖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士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大剛毎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累官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

圍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撫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圍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旣至再興中出一陣宗政與祥合左右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討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將攻唐鄧以救之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方熟遣兵護民刈之淸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

將相持年餘無日不戰金人屢敗遂誅賽不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頓兵城下八十餘日乃召諸將勉期合戰敗之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進方煥章閣直學士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金人屢敗擒斬無算進徽猷閣直學士京湖制置大使俄得疾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

上之疾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埸大計薨卒贈太師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士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屏藩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子四人范葵最知名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徙家於隨

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埸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

董犯襄鄧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義郎京湖制置使趙方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設伏三廚喋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初賊專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益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宗政厚募壯

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轉武德郎十二年完顏訛可擁兵攻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運茆葦直抵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捌戰棚防城隕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折路以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築偃月城翼輔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圓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

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兵已竭乃召許國扈再興剋期合戰連敗之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捷聞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十三年金兵迫湖陽縣制置使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尋代許國爲荊鄂都統制仍知棗陽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計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刱屋

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閒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轉右武大夫團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珙爲名臣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屢有戰功未嘗敗北

崔與之 字正子廣州人

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登進士授潯州司法參軍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閙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

閩郡以寧特授廣西提點刑獄遍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所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虐民乃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刻之爲犢海便民榜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人遷汴特授主管淮東安撫使公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旣至浚濠深廣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船因濰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阻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

自是不敢深入宰相議和三遺書與之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禾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別選通材以任和議嘉定十四年成都叛卒逐其帥害總領以與之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安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像以祀端平初理宗親政御筆起之皆力辭尋以為廣東

經畧安撫使知廣州會羅鎮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拔兵壁之皆俯伏聽命而散首謀亡匿者設法捕獲之滑稽黠運人無知者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力辭乃論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乃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

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秉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歲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行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而斷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

今之蹤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比年災異層出盜賊跳梁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嘉嘆亟召愈力辭至十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卒年八十有二累封南海郡

公諡清獻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宗政子

寧宗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孟宗政時爲趙方將珙助之旅羅家渡宗政奉檄援棗陽珙麾騎突陣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紹定五年以爲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初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刱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足又命忠順軍家

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六年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又取金人於呂堰遂攻順陽武仙敗走移剌瑗請降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置司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從之秋七月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七萬以功進江陵府副都統制會蒙古兵圍金蔡州拔柴潭

樓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金字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實以薪葦兩軍遂濟入蔡州金主死金亡端平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劄黃州陛辭上嘉其功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候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

以千數爲屋三萬閒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三年元兵木䈬攻江陵詔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將與戰親往節度遂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而歸嘉熙二年以爲京湖制置使珙受詔收復京襄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遣兵及元兵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

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耳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三年諜知元塔海等率衆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至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元兵旣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元兵渡

萬州湖灘施蔓張勤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逆拒於歸
州大垭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又八諜知元軍於襄樊
信陽隨州招集流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
燒其勢潛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
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至
鎮招集散民爲導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
鶻軍蠲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一曰不擇險立砦栅
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
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屯田大使調
夫築堰募民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

萬八千二百八十文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拜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淳祐五年兼知江陵府既至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會有議和密通降款者乃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乃以寧武軍

節度使致仕六年九月卒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黄幹 字直卿　　人

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以女妻之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

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

李燔字

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燔因以宏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服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

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

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爲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曰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

張洽字　　人

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

謂黃榦曰所學以求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行於世

李方子字　　人

爲人端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學問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

輔廣字廣漢崇德人　　黃灝字　　人

廣爲人淳謹勤恪嘗註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

少學釋氏及得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有顯者欲取邑地廢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論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提舉廣東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啟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聞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

貪也追還爲章其公嚴類此時益隮桂陽廹韶韶大懼德明燕笑自若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候明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治廣州遷吏部郎官卒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在南粤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遺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陳寅字　入待制咸之子

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

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入境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爲固已而進徙宅他郡遂無固志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其守乃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計比兵十萬攻城寅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率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求援甚急制置司遣兵往救皆觀望不前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

日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壑自飲藥死二子及婦俱死母旁賓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保臣死分也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而死事聞贈右文殿脩撰加華文閣待制謚襄節

劉鋭字

理宗端平三年冬十月元兵入文州知州事劉鋭通判趙汝曏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鋭度不免

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死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鋭及其二子自刎死汝爲被執罵殺之軍民同死者萬人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

穎悟好學試江東轉運使及禮部皆第一舉進士調黃州教授父喪毀瘠考古禮行之嘆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塤

始得毋嫌乎徑部注處州教以去士論高之理宗求言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弊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厲之以寶滋之以明斷之以武召爲太學錄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

嘉納之遷太常博士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彌遠也彌遠召謂曰錫何爲好名塡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爲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官因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屛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而寬羅糴結鄉社以防竊發蠲增科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淆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羣當事怒之遂罷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曰洞達一

言之出終身可復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

登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節度判官累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都城大火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脩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撤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佚不淫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

衰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衺
者斥讒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竝進君子小人
以為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綫
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弭遷
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
以為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
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
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
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
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筭可謂

傒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
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
後悉如其言遷太府卿權沿江制置江東安撫留守端
平元年求直言應詔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
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
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五曰廣畜人材
以待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監前
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
當探禍端而圖長策忤時相罷奉祠後權兵部侍郎疏
言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沒望陛下念

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察羣情以剛明消衆慝警於有位名厲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開慶元年以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塗蕭泰來等羣小雜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沈炎實其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

擊黨籍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乞令炎等與祠鑄等罷管州軍不聽帝欲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賈似道素銜潛遂令沈炎劾之罷奉祠尋安置潮州景定二年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似道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之遂得疾語人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德祐二年贈少師謚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

九歲通六經舉進士調西安主簿遷揚州教授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

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弟應鳳同年月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鎮圖變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彊爲善增脩德無自沮怠傚宏士氣下情罔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蔽撤求哲人以輔後嗣丁大全招致之不可得遷太常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脩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無

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為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大全敗起為祕書郎累遷將作監帝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競業毋忘於游衍人君宜防未然之欲存不已之誠帝嘉納之遷祕書少監進起居舍人冬雷疏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邪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賈似道怒以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皆

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抑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爲起居郎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機一失豈能自安親臣無以邊事言者似道復謀斥逐適以母憂去似道師潰江上授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且言圖大患者必畧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禮部尚書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之事陳備禦十策皆

不用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粗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責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國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也應麟亦力辭不至後三十年卒所著書三十餘種

何基 字子恭 婺州金華人

父伯熭爲臨川縣丞黄榦適知其縣事因令二子師事榦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不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咏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

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
彖蓋其確守師說故能精義造約王柏執贄為弟子基
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辯
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
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
之又謹可也有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
守延聘請講辭薦於朝亦辭景定五年詔舉賢以薦授
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
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定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

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朱熹呂祖謙張栻遊父翰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則昇志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聞何基嘗從黃幹得朱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

弟子自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間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之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郡守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

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其卓識獨見多類此其卒整衣冠揖婦人勿近端坐而逝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

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登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早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黜爲高郵教授以薦通判舒州閒居雖病不廢讀書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

下諸妻孥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卒謚端憲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

從張栻陸九淵遊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袁燮謂璘篤實其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

師事陸九淵登第授富陽主簿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常平使者朱熹薦

之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遭斥寧宗朝官將作監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哀痛上奏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王塗炭投慈父母顧蘄升斗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不報理宗立授敷文閣直學士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浯村朱桓拙存

DS 734 .C8 v.21

宋續集下

陳元桂 李庭芝 江萬里 馬廷鸞 張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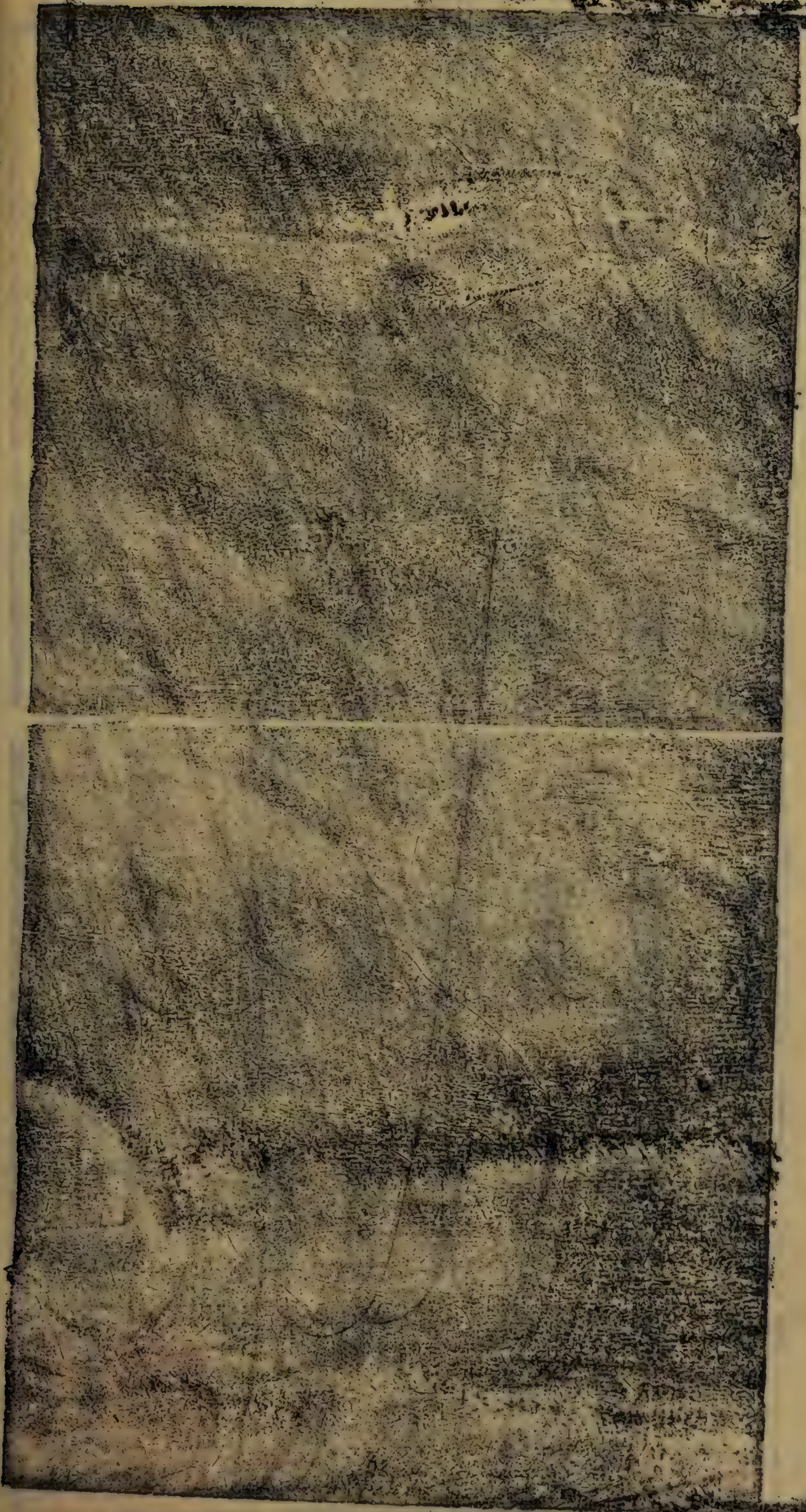
張貴 張世傑 范天順 牛富 汪立信

張珏 邊居誼 趙昴發 唐震 李芾

尹穀 陳文龍姪瓚附 密佑 陳炤附姚訔王安節

米立 姜才 洪福 徐應鑣 馬塈附邵得遇

趙時賞 文天祥 謝枋得 家鉉翁 陸秀夫



陳元桂字　撫州

登第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勞致疾開慶元年春元兵至臨江元桂力疾登城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爲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至是制置使上其事贈寶章閣待制立

廟祀之謚曰正節

李庭芝字祥甫始居汴後徙隨

其先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生屋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諸父勉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荊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顧謂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

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中舉進士珙辟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薦之庭芝感珙知已扶其柩葬之與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賈似道鎭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咸淳五年以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時揚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悉貸貧民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

構敵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實之號武銳軍大脩學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賑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六年以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屢敗似道庇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曰吾取旨未至也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及襄陽失罷庭芝官未幾元兵圍揚州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十年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庭芝率厲所部固守

揚州阿术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加庭芝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阿术攻揚久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相枕籍而庭芝之志益堅謝太后及德祐帝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洲復遣詔諭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乃與姜才出兵夜擣瓜洲奪駕不克復閉城守夏貴以淮西降驅其降卒至城下示之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復遣使持

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旣
而淮安盱眙泗州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粟以給兵
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
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元主降詔赦其焚
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不聽景炎詔至以庭芝爲左丞
相乃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七千人趨
泰州將東入海阿朮追及之庭芝入泰州會姜才疽發
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開門迎降庭芝赴蓮池中水
淺不得死遂與才俱被執至揚州被害揚民聞者皆泣
下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

少神雋有鋒頴連舉於鄉入太學有文聲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累官殿中侍御史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匄祠省母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有為帝言其非辜者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似道入相拜同簽樞密院事度宗即位遷參知政事萬里雖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

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泣拜留萬里以身擁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以此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帝入宮舉以爲笑似道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匄祠不俟報出關後二年召拜參知政事既至拜左丞相後加特進尋予祠咸淳九年年七十六矣萬里聞元兵渡江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德祐元年饒州陷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乃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

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而從者斂葬之元兵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事聞贈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

少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藜藿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登進士授池州教授寶祐三年遷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宦官用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祕書省正字丁大全當國欲鉤致之廷鸞不爲動欲因輪對論之大全覺格不得見嗾言官劾罷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

為校書郎時大全已罷與同官論罷其黨董宋臣賈似道位望赫奕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景定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脩官奏曰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材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預防度宗咸淳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盡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為也五

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爲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已黜堂吏以洩其忿廷鸞乃力辭相位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力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去德祐改元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卒

張順字　人　張貴字　人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咸淳八年詔李庭芝移屯郢

州廬芝之問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郎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炮巨斧勁弩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

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樁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

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也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見執元阿术欲降之卒不屈

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張世傑字　范陽人

初隸淮兵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咸淳十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及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遂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

禦使不數月至保康軍承宣使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秋七月與阿术戰焦山下敗績奔圌山䟽請濟師不報尋進沿江招討使知江陰軍已而元兵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衞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尋召入衞德祐二年正月元軍廹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皐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北兵既逼世傑備海舟奉帝

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端宗景炎二年復潮州會師討蒲壽庚於泉州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將帝遷潮州之淺灣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帝奔井澳四月帝崩世傑奉衛王改元祥興徙居硐州元年五月世傑攻雷州不克時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

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劇八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加世傑越國公二年春正月張洪範襲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

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傅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之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宏範復諭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以舟師據海口斷官軍汲路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

大戰兵士皆疲元軍入中軍諸軍皆潰帝崩於海世傑乃以十六舟斷維奪港而去欲奉楊太妃復求趙氏後立之太妃知帝崩赴海死世傑已舟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遂墜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范天順字　　人

牛富字　　霍邱人

樊城被圍四年天順日夕守戰不為屈咸淳元年春正

月城陌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牛富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與范天順力戰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率死士百人巷戰九兵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居民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獨生亦赴火死

汪立信字誠甫其先饒州人後徙六安登第授烏江主簿荊湖制置使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

馬光祖代之鄂州圍解賈似道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欲以單與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有隙且欲迎合似道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於朝立信力爭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卽奉朝命而已公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遂投劾去景定元年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潭民納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興學校士

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鎮擁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
旁以爲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時襄陽危急移書賈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
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
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循遂民物拱
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第
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
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
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
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

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壁與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

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其妻子訣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泣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汪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

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歎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并其死告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䘏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死

張玨　字君玉隴州鳳州人

年十八從軍屢官都統制副王堅守合州堅入朝乃以玨知合州玨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士卒必練器械必精有功雖奴隸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

不貸故人人用命合州自開慶受兵民物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旣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鬉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珏聞之乃張疑兵於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鬉城卒不就德祐元年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祥興元年元兵入重慶爲書與珏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率兵與速隅兒戰扶桑垻元兵從其後合擊之軍大潰城中糧盡都統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以

小舟載妻子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沈舟人奪斧擲江中珏欲赴水家人挽持之不得死明日元兵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至安西解弓弦自經死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時瀘州王世昌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有趙立者重慶人第進士上書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大社令湖北提刑奉使徵珏兵入衛路斷不得達元兵破紹興府與守將解龍制置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

邊居誼字　隨州人

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守新城善訓

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元破沙陽呂文煥使沙陽降將招之不答又射榜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中其馬馬仆幾禽得之衆掖之以他馬奔走會總制黃順出降明日使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耶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郤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城火力不能支拔劍自殺不殊投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尸觀之事聞贈利州

觀察使

趙昴發字漢卿昌化人

登第爲遂寧州司戸潼川僉判宣城宰素以節義稱中被論罷咸淳十年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棄官去昴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德祐元年正月元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昴發忿氣填胸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有問以褆身之道者昴發曰忠義所以褆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巡江納降而陽助昴發爲守昴發知事不可爲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

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非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嬉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同縊死從容堂昂發始爲此堂名以從容及兵急指其扁示客曰吾必死於是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蓋其兆也昂發死林開門納降伯顏入問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如堂中觀之皆嘆息爲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贈雍順義夫人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

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爲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啟其人大媿後爲他官所至以清廉稱咸淳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爲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爲盡力所活無算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御史劾去之十年起知饒州時興國南康

汀州諸郡皆已歸附元軍略饒州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元軍遣人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元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耶左右不敢復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楷與家人俱死贈華文殿待制謚忠介

李芾字叔章自廣平徙汴又徙衡州

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振荒即有名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提兵千三百人破其巢禽其魁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知德清縣屬浙西饑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妖人扇民爲亂衆至數萬遣芾討之盜聞其來立散去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溫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

遂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孽穴大湖中帯跡得其出沒
按捕之盜亦歛散作虎邱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宮親爲
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
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帯獨無所問積忤
似道使臺臣劾罷之貶官家居者久之德祐元年元兵
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帯令
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皁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
始帖然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似道兵潰蕪湖
乃以帯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其友勸勿行曰無已卽
以身行可也帯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

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至潭元游兵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兵不滿三千乃結洞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栅江脩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曰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諡

忠二字爲號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帯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帯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遍刃之帯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炎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帯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帯爲人剛介不畏疆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

聖之業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即之汲汲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

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登進士授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以親歸居家教授不改儒素士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皆知其爲尹先生門人也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於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城圍益急知事不可爲與妻子

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與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穀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合門少長皆死焉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

能文章負氣節廷對第一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節度判官數年拜監察御史皆似道力也文龍在臺中

不肯呈藁似道又不主類用之說襄陽失抗疏極言似道以范文虎知安慶趙溍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尋劾罷之德祐元年起爲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爚宜中不相能而去以文龍參

知政事未幾議降乃乞歸養端宗立復以參知政事漳州叛以爲閩廣宣撫使討平之興化軍叛復命爲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强導元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元兵攻之不克使持書招之復斬其使有風其納欵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否未幾其將林華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

吾與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元將唆都破之瓚不屈死

密佑字　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

爲人剛毅質直咸淳十年爲江西都統德祐元年元將宋都解等率衆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黃萬石開閫州治閩兵至秀建昌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

理衆成奮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南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觧曰壯士也欲降之縶數月不屈常罵黃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申宋都觧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許以官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合其子就之曰汝死子安之佑斥之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泣下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

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壽

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𢈔山縣母憂歸元兵至常州知州事姚訔以熠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熠曰今避難有辭矣熠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曷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爲之訔入常甫十餘日元軍攻常熠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伯顏自將圍其城招之不下與訔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城益急常兵阻濠水爲陣矢盡亦不降城破訔死之熠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甯走常熟入臨安也熠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都統王安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不屈死之事

聞贈嘗龍圖閣待制䕫直寳章閣嘗希得之子宜與入
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
米立字　淮人
立三世爲將初從陳奕守黄州奕降立潰圍出爲江西
制置使黄萬石帳前都統制元軍畧江西立迎戰於江
坊被執不降繫獄及萬石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之曰
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之大臣
立一小卒耳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
立乃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終
不屈遂遇害

姜才字　濠州人

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長亡歸隷淮南兵中以善戰聞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如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嘗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忽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於丁家洲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曰步帥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收兵入揚州元兵乘勝攻之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力戰有功又與元兵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刃而前所

至祐易巳而元兵築長圍欲以久困之德祐二年正月宋亡二月元阿术特謝太后詔諭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及才降才發弩射却之未幾德祐帝北行至瓜洲才與庭芝之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爲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遁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术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四月以兵攻灣頭栅五月復攻之騎旋濘而止乃會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軍六月護餉至馬家渡元將兵擊奪之才將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會救至乃

得免去庭芝以在圍日久召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秋七月益王立福州改元景炎召庭芝爲右丞相才爲保康軍承宣使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追及之圍泰州使者招之降才不聽會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開城納降才與庭芝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憤罵不已阿朮愛其忠勇未忍殺之揚州降將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臨刑夏貴出

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愧死耶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旣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軍貴旣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將殺福子大淵大源大淵大源呼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與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徐應鑣 字巨翁衢州江山人

咸淳末補試太學生德祐帝入燕三學生百餘人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睡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戶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翼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景炎元

賜祕閣脩撰同舍生私謚曰正節先生

馬塈字　　宕昌人

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塈與其兄塈特顯咸淳中塈知欽州徙知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失宜往往召亂塈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邊陲晏然以武衞將軍徵宋亡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元兵攻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退保靜江元將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

意元許爲江西大都督不聽元主手詔諭之焚其詔城破巷戰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元將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命所部人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由進士官江西提刑聞靜江彼劾服南向拜

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

登第累官知旌德縣德祐元年元軍至境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文天祥開都督府於南劍引爲江西招討副使提兵趨贛州復寧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天祥兵潰空阬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禽之以故天祥得逸去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繫累至者輒麾

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益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遂死之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謀策尤爲天祥所知時從天祥勤王死事者時賞而外十有九人最知名者吉水鄒渢安豐鞏信黄巖杜滸廬陵劉子俊

文天祥 字履善一字宋瑞吉水人

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長目顧盼燁然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理宗寶祐四年年二十舉進士以法天不息對策其言萬餘帝親擢第一考官

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度宗咸淳六年直學士院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天祥草制時每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貶作天祥亟求解職似道使臺臣劾罷之德祐元年元兵三道大入詔天下勤王天祥提刑江西奉詔涕泗發郡中豪傑結溪洞山苗以萬人入衞其友止之曰子是行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有應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而社稷或猶可保也性

豪華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朝議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断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

江西而建門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比至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等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元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二年除天祥樞密使尋以爲右丞相使與丞相吳堅等同

往元軍議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皐亭山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師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呂師孟等奉降表至天祥斥餘慶賣國呂文煥從旁論解之天祥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甚慙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至鎭江與其客杜滸等夜亡入眞州眞州苗再成出

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制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信畏畏有揚兵脫歸者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制置李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苗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州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購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

應以去許應以所懷金與之得逸因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出通州汎海以達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於溫州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使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帥師次汀州遣趙時賞等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端宗景炎二年天祥移屯漳州吳浚以汀州降元二月浚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誅之三月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天祥自梅州出江西吉贛

兵皆會遂復會昌縣六月敗元軍於雩都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八月元兵襲天祥於興國縣兵潰時趙時賞爲元兵所擒問爲誰曰我姓文以故天祥得與杜滸鄒渢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皆被執元人送於燕二子道死帝昺祥興元年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收兵出海豐縣次麗江浦十一月天祥屯潮陽方飯五嶺坡張宏範兵奄至衆不及戰天祥被執呑腦子不死見宏範以客禮待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

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

國者也子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對曰立君以存宗社存

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對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玄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寛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　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

南還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因召天祥入諭之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上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乃詔殺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死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天祥

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燕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悲慟流涕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壽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為嗣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商之衰周有代德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

叔齊以兩男子欲叩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旣無成奉兩㕓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

為人豪爽以忠義自任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人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理宗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宦

官奏名中乙科明年復中兼經科除延寧教授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幹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統民兵萬餘人守信州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景定五年彗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敵兵必至國必亡漕使上之似道坐怨望騰謗且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乃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還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凡其親友部曲皆降附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乃以爲沿江察訪

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江西宣諭使知信州二年師夔冠江東枋得與戰於安仁矢盡而敗妻子皆被執乃變姓名入建寧山中曰麻衣躡屩東向而哭人以爲病狂也已而賣卜建陽市間卜者惟取米屨委以錢卒謝去其後人稍稍識之延至家爲弟子論學至元二十三年程文海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時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

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復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孫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辯論數千百言卒不行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之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

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德之者䞍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illegible]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

云

家鉉翁字　　眉川人

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德祐中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堅奉表祈請於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說對宋三宮北遷舉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

貌奇之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
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興亡之故
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賜賚金幣皆辭
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

登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
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
及之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
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
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德祐二年拜直學士院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旅每事咨訪始行秀夫
亦悉心贊之旋以議不合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張
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景炎二年以
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
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
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
左右無不悲動者夏四月帝崩羣臣多欲散去秀夫曰
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
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改元祥興楊太妃仍同

聽政時陳宜中往古城與世傑[illegible]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厓山破乃走　帝舟杖劍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附巾幗名臣

太祖母杜太后　仁宗曹皇后

英宗高皇后　度宗全皇后

魏國大長公主　包繶妻崔氏

張氏　陳堂前

曾氏婦　詹氏女

謝泌妻侯氏　謝枋得妻李氏

王貞婦　譚氏婦

韓氏女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即位尊爲皇太后太祖拜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近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建隆二年不豫太祖侍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汝之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四海至

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
教太后命趙普爲約誓書藏之金匱

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 武惠王彬之孫

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慶曆八
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
人作亂夜越屋節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
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
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
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躡其後
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

論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卽伏滅閤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淸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撫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置於前召皇子入及明韓琦等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帝感疾請權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明年夏帝疾愈卽命撤簾還政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帝極致誠敬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矚閤親持膳飲以食帝如家男子舊甥得入謁后春秋高弟佾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閤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之意后曰此非汝所當留趣遣出元豐二年崩帝推恩曹氏拜佾中書令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帝至后乘閒語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后復語神宗曰吾昔聞民閒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閒甚苦青苗

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

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藏由是得免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瓊曾孫

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宫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寖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

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脩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民間保戶馬又起文彥博於旣老遣使勞諸塗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

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册不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毋

當入覲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歲以爲常嫗登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遜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踰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澤之一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蔡賢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
畧涉書史幼從其父昭孫知岳州往返江湖遇元兵備
嘗艱險寶祐間昭孫沒於王事會度宗議婚召入宮理
宗問曰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對曰妾父可
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因冊爲皇太子妃咸
淳三年冊爲皇后

太宗魏國大長公主
幼不好美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
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時下嫁李遵勖舊制選
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勖父繼昌無恙繼昌生日

主以兄禮謁之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餐膳遵勗出守許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哀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言不復爲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邀

賞耶賚白金三千辭不受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若誡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没後當亦如是皇祐三年薨謚獻穆

包繶妻崔氏 合肥人

繶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疑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瀚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子亦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没姑老矣將舍

而去乎呂慈祖戒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違本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倘以不義見逼必死於尺組之下願以尸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亦從包氏初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侍者視之縊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

張氏　羅江人

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

他遂遠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女於其內旁列爇火閉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汙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縣官李志寧疑其獄久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姓袁乎有門卒吉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

間之云適盜軍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牓其所居曰孝感坊

陳堂前王氏 漢州雒縣人

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耳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曰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曰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

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置田買屋撫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

曾氏婦晏 江州寧化人

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閒寇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令黃垺令士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

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財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萬全倫共措置栅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

聞詔封晏爲恭人

詹氏女 蕪湖人

紹興初年十七淮寇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寠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毋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謝泌妻侯氏 南豐人

始笄適謝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泌逃避

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潦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巳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巳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謝枋得妻李氏 貴州安仁人

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客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梟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

山荆棘中采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踪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氏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適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王貞婦臨海人

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同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役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旌之曰貞

婦郡守立祠石嶺上易名曰清風嶺云

譚氏婦趙 吉州永新人

至元十四年江南旣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大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廡兩楹間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煆以熾炭其狀益顯

韓氏女希孟 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

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得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繫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節錄詩文奏疏

范質詩

從子杲求奏遷秩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佳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

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

旻有隆還有替兼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圖中花
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
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將終戒其子旻勿
請謚勿刻墓碑

王昭素對

昭素有學行隱居不仕宋主召至問以治世養民之道
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書其言於屏几
卒年八十九

張齊賢諫取幽薊疏 興國五年

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契丹軍退乃還

議者言宜速取幽薊齊賢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耳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余靖請留范仲淹疏景祐三年

疏曰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

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許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皇吳主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箝天下口請改前命坐落職

蔡襄疏 慶歷三年

帝增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余靖及襄為之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听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御之之說其御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切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及

論罷夏竦乃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歡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滕甫論朋黨 熙寧二年

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以

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

蘇轍與王安石論青苗 熙寧二年

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倚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

晏之功可立族也

孫覺論青苗法 熙寧三年

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有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鄭俠應詔直言 熙寧七年

初爲光州司法參軍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諫秋八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有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復觀圖長吁數四以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

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鄧綰請罷手實法 熙寧八年

疏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之

彗出太微垣王安禮應詔直言 元豐三年

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

常安民貽呂公著 元祐三年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人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

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得志至於竄移淪没凡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

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蘇轍諫調停舊黨疏元祐五年

疏曰先帝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帝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

蘇轍諫發策疏 紹聖元年

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内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之梓宮 聽政絕口不言英宗

從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疏奏帝大怒范純仁論救乃落職知汝州

常安民論蔡京疏 紹聖二年

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

翼成就傷無及矣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不已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怒遂出監滁州酒稅

日食崔鶠應詔直言元符三年

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

右以爲姦而天不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殘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至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

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駮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夫運乾綱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稱善以爲相州教授

龔夬論章惇蔡卞疏元符三年

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

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匿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謫黜

任伯雨疏 建中靖國元年

正月朔有赤氣亙天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

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又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

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是其紀號不可以不戒也

江公望疏 建中靖國元年

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福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遺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

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
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
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
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

范純禮諫排擊元祐諸臣疏　建中靖國元年

時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排擊元祐諸臣純
禮從容言於帝曰嚮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
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
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
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

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是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

彗星見毛注應詔直言

蔡京罪大惡積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假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嫉其異已而別爲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

螢燭所裹中外憂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

曹輔諫帝微行疏 宣和元年

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游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等

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玆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遂編管郴州怡然就道

崔鷗應詔直言 靖康元年

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鋼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

以爲太學之盛歟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自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耶京姦雛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陳東請復用李綱疏 靖康元年

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

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振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

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李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帝勉從之

張守應詔陳言 建炎三年

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

者蓋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婁寅亮請育太祖之後疏 紹興二年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間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氏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奏上帝感歎從之

陳公輔斥王安石疏 紹興六年

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

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

尤袤駁陳賈攻道學論 淳熙十年

時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

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

㕘合請遠竄賈似道疏 德祐元年

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廹於衆論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籍其家循州安置